書

同春集

六

へ16
2401
6

16
門和
2401
16-6

書

答權叔訏 誌思誠諰○與尤庵聯名○壬申

不意 國恤普切驚慟卽拜僉翰慰瀉無已諭及祀事浚吉等亦方疑訝攷退溪先生說則云 國恤卒哭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可以素饌行尋見朝家行會則云大中小祀並廢唯祭社稷然則私家墓祭似不敢行退溪說無乃有違於時制耶良可疑也聞沙溪先師每遇 國恤節祀墓祭並廢唯忌祭設素饌單獻云此豈非酌變之宜而又疑事神與事生有異

祭子於父喪之內先儒尚云當用肉況今　國恤成服之後生者則酒肉自如獨於祖考而設素饌莫或有未安也耶抑有微意於其間耶來示子夏說亦與雜記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之說互相逕庭恐不可但以子夏說爲不易之則如何如何且古禮則君喪未除之前士夫練祥之祭決不可行而古今異制禮似當變亦以爲疑思欲就正而病未果可歎可歎

答權叔訏思誠

伏承委覆所以發因蒙者厚矣良荷良荷第有所疑不得不畢其說焉來示古者君喪士庶齊衰三月小君似有差國制士庶爲小君亦不爲期成服後食肉似宜云云攷之儀禮公卿大夫爲天子斬衰三年爲小君齊衰期幾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小君服則未聞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朱子曰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國則不然各爲其君服斬此與儀禮不同百姓既爲君三年則小君自當爲期矣短喪一倂君服遂廢千載以還未有能行之者國制頗採用古禮在官者生布裏帽生布團領麻帶卒哭後烏帽白團領烏角帶凡干喪事

用衰服前衙三品以下及生進生徒並白衣白笠三年內喪則黑帶入學校則黑頭巾（似聞昔年國恤時禮官以黑巾帶爲未安請用白云亦未知信否）庶人僧徒白衣笠帶卒哭而除內喪則十三日而除凡卒哭前禁用紅紫明載五禮儀大槩因朱子君臣服議而酌之也愈尊其未之放耶今制　后喪無貴賤既皆期服以禮律之則卒哭之前雖所謂生徒亦不敢飲酒食肉而行私祀自如矣如何如何且來示以爲素饌之祀卽是廢祭若謂不成祭禮則可矣卽曰廢祭則恐失之太快也退翁於此不忍霜雨之感云者亦恐未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先儒亦譏其不得爲而爲之卒哭前大小祀皆廢者既是　時王之制則屈義伸情莫或有違於從周之義耶恨未及就正於函丈也來教先大夫祥期在伯父葬前遂廢祥祭云禮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則殯而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謂二祥之祭也據此伯父之喪非同宮則殯後當祭同宮則既葬行祥無疑何至遂廢不行也來教先大夫葬前先夫人忌祭素饌一酌云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既是古禮而祭又二祥之祭則今忌祭既輕於二祥親喪又非臣妾之比雖單獻之禮其

不可行甚明矣且以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之義推之尤有所不可者以主人言之則斬衰之服非緦之等以所祭言之則所天之喪不翅有服較然質之彼此俱無所據又謂練後始令兒子行之則未知葬前之祭誰人行之耶若主人自行則擗踊之身時未澡潔而敢行事於廟中益似未安由前則當祭而不祭由後則當廢而不廢恐直截爲非禮之禮也如何如何君喪私服之禮曾子問論之詳矣君服盡後次月行練次月行祥然亦皆謂適子居官若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云云古禮固如此矣但古禮則卿大夫士庶人君服較異故士庶在家自當行二祥之祭今則通士庶皆服三年二祥之行實似未安（雖既是時制則二祥之祭恐未安）若一遵古禮則今古又異甚有所閡者茲以爲疑耳或謂　國恤卒哭前值練祥之日則依忌日禮略行之卒哭後擇日行練祥變除之節似或得宜云未知高見以爲如何退翁說在嘉靖乙丑實　文定王后昇遐之時而先師之事通　大王王后喪皆然云既有所懷敢此劇論更乞入細討覆以發蒙鄙程子所謂不有益于我必有益于彼者未必不謂此也

答權思誠與尤庵聯名

伏蒙不鄙再三勤誨無非引禮據經之論奉讀感歎無以爲喻浚吉等之愚昧豈復有相長之益第記所疑恭笑鐫教禮所謂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說只出於朱子書未攷其本文不敢質言但來教以黑巾帶爲除喪之證則不敢聞命自 上卒哭後視事亦用玄冠烏帶載於五禮儀 上之服三年無疑而其制尚如此亦可以是而謂 上之不爲三年耶父有重喪子不敢純吉者果是禮經之文而亦不可以此而爲今日之證何者雖 后喪 殿下亦服三年士庶用白果是不純吉之義則何止於期耶似聞 仁順王后國恤時閔持平純上章請 殿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冠視事卒行是議云或者所謂儒生變黑從白者無乃因此而遞加一級耶亦未可知也來示選人猶今之士人云者恐未然朱子曰君喪婚姻之節宜別親疎之等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云云據此則選人之非士明矣鄙意疑如今之初出身者也來教國制生布團領生布帶云又失照勘國制通斬齊衰皆用麻帶疑是麻腰絰之

義也且大小祀俱廢唯祭社稷者果是王制之意而若謂只是官家事則亦恐未安果是官家事則士庶不但行忌祭亦當行時祭而忌祭又何必單獻乎既曰大小祀俱廢則士庶家亦必兼包其中無疑而忌日則不過人子之情不忍恬然權行一酌之禮也先夫人忌祭若在先大夫葬後則本無不可但以朱子說觀之主人似當親執也且今練祥之祭從古豈不直截而情文互關其說甚長若依時行禮則勢將以一酌之祭而行變除之節然則啟禮遂廢更無行之之日不瑕未盡於大事耶若以過時不祭之義當之亦不妨也耶花潭說則後學不能無疑如閔持平陳封事改制度則善矣如其未然而乃於舉國普同之服已獨棄今從古莫或近於賤而好專之嫌耶僭汰至此惶仄無已只希恕教

答權思誠

疊遭喪者前喪祥日似當以衰服入哭祥服承祭祭訖反後喪衰服何必更論墨衰之制耶禫則雖有哭泣之節而其名既吉其服亦吉決非喪內所敢行喪畢之後則又過時難追朱夫子說可據也

答權思誠

先師曰據先儒說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大小祥以年數則不計閏宜矣禫則本當在祥月之中雖從鄭氏間一月之說猶是以月數則禫之不計閏無據家禮所謂不計閏者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也張子曰三年之喪禫閏月亦筭之此說似分明此外不敢爲說

答權思誠

婚期已迫凡百何以措辦聞兄有行千萬惡珍弟家所行節儀送去大槩因丘氏禮而爲之者也如有不合更加裁量行之原紙送還爲望見婦之節弟意恐只從俗無弊待他日婦歸見舅姑依禮行弊似宜如何如何婦未見舅姑而壻先見婦父母本非禮意而今日事勢似不得不爾但婦之見舅既從俗無弊以竢他日而壻反執弊以見妻父母無乃有所謂不稱情之嫌耶此則弟家之所未遑然更在斟酌也要之本領不是節節有閼爲之慨歎

答權思誠

俯詢禮疑何敢率爾爲說第以檀弓曾子說觀之雖過喪月其當稅也無疑且考通典賀循曰小功不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鄭

玄云五月之内則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庾蔚之以爲王鄭所說雖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情未爲允愜云云凡此數說皆可參酌也如何如何凡禮皆當統於男子元無以婦人之故而爲之進退者況婦人外喪則尤恐無所嫌以曾子問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之說推之甚分曉惟遭喪之婦人成服前則恐難參祭也亦如何此皆臆說難免汰哉惶悚無已如不中理乞賜鐫誨

與權思誠

今日之道有二焉麤拳大踢者自當與世周旋或能扶己墜之三綱此上也不能則山林而已高走遠引與世長辭鑿井耕田歌詠先王之風實吾儕今日自量之拙謀惟此一念夙宵耿耿兄之遷卜歆羨之不暇曷敢有扳挽之意第有一焉兄若飄然遠舉遵海入山如上所云則固善矣今乃不然謂此爲通衢而欲徙就於尚尚之與此所爭幾何離親戚棄鄉土大取物色於世畢竟所得只百步五十步之間此弟所以不大滿於心且變之作或南或北或中不可預料則去此取尚禍福又何可知也此則以妄意言之也近讀朱夫子戊午讜議序何其摹出今日事如畫耶

令人感慨不能已

答權思誠

戀德之懷歲改益切對玉披金何等慰豁況審緼纕勤戒所以相期以道義者極非偶爾非兄耳邊安得聞此語謹當服膺以爲死時將去計[illegible]信之則似無此事然使弟視之若[illegible]吁雖千金求治萬方之致而[illegible]道不過慌惕不可言弟齒漸[illegible]未知如何可以言還造化權[illegible]甲稱[illegible]今似稍閒爲行冠禮[illegible]痺極留此可謀一會耶頃有人說兄心病甚苦似非學者所宜有常欲奉規而未及今叩玉胤似是傳者太過然願益加勉副此相愛

與權思誠己卯

似聞吾太守爲李兄有立祠指揮誠有補於風教甚盛甚盛羣議欲立之於書院之傍兼便守護且其地乃此兄平日所卜欲結茅而未就者尤似合宜但愚意有一焉朱夫子之在漳州爲紹興死節臣孟彦卿等立廟於城隍廟內而祀之此豈偶爾必有斟酌先賢典則乃後人遵依之地何可捨之而別求他義於

其間耶但念漳之城隍必有廟貌故祔祀忠節於其側允合事宜今吾縣則既無所謂城隍廟者只有亢區壇壝而已於是焉而乃爲忠節立廟於其內則其輕重賓主之勢實似乖舛若因此而先立城隍廟則大善而轉上一層尤覺未易弟雖發此論亦無益於事徒紛紜爾則無寧毋太泥古隨勢占便之爲得耶凡此曲折極欲面論而恐不易敢此書稟幸乞熟思而詳教之又有一焉宋主簿實與此老同事而倡義先決尤覺卓犖迹其平生孝友節行誠無愧於古賢此人雖非居此地者而實分源於此地先廬所在先墓所在論其首丘捨此匪他圭庵先生奉配此院亦以是也宋公卽圭庵之從孫愚意旣爲竹老祔別祠則并配宋公似不可已未知兄以爲如何兄意若允則弟欲力爲諸公言之必使成美舉也切望細教

答權思誠 辛巳

前秋兩日之晤不足以抒隔歲多少懷別來湖嶺遽隔離情病思一倍悽黯前後三書長弟披讀橫說豎說無非成已成物之論今日是甚時節而此一脉不絕如許荀卿子所謂天不忘者詎不信歟欣幸之至爲世道非爲私也未死以前敢不書紳服膺以無負

君子愛人以德之意耶第自道太謙責人太厚似不當爾也世固有受此責者宜非病僕所敢聞也豈百年哉洋之地猶有所未相悉者耶僕誠非無意於此事者奈昏弱之質元非受采之資中歲蒙諸老先生獎勵誘掖之賜粗有感發興起之端而簣土未半樑木遽摧又不幸而痼疾纏髓十年未已神思昏憒常若在醉夢中新知不繼舊業已荒一息苟存萬計茫然此心之所以湊泊存省者誠不能無賴於冊子工夫而惟此一段事專至廢閱戶門不開蹊逕已塞日用之際言尤行悔屋漏之間鬼非神責兄視世之倣

舉業能文章者尚且喫緊著力然後方得況此人間一大事豈可以昏昧神識悠泛活計而得之耶雖蒙故人至厚不欲輕絕我在我實無以堪之以此羞縮不願諸兄之更以是望我只處之以病廢人足矣賴天之靈此疾少祛或可從諸兄之後以收桑榆之景而何敢望耶吾左右高材敏識絕出等夷又獨立於垢氛之表神遊於仙境之中日間所事惟在於學則其博文約禮之功必有日邁月征而不能自已者何以知其然也凡人行之不至則言之無力足下前日穀書皆親切有味其所以醫人之疾俱是瞑眩之劑

如無得於心則發於言者必不能如是切至耳願足下勿以得少爲足更於涵蓄完養愼言謹節上著力則他日所就其可量耶前書所云果爲卞莊子發也但其中四字不免典則不嚴今承砭敎敢不頓首受罪知魂夢之間亦有相發者慰幸尤至第方外散人顚妄酒客之喻似非朋友間誠心相告之道如其戲也則一時語病猶未甚害如或於杯酒逢場之際不免爲豪氣所使自覺有一毫此箇意象則內程朱外稅阮古人所戒吾儒家法似不如此兄旣知其病則卽此知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惟兄勉之兄如以方外自處則更於何處覓方內人耶三千三百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況此非常而變者尤何敢知也父死喪中子代喪與否諸老先生皆有所論攷之通典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庾蔚之云猶父爲嫡子居喪而亡孫不傳重分明是引古證今之語而未詳其出處來歷爲可疑通解續喪服圖式有云嫡子未終喪而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則申心喪且引鄭註女子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受旣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旣除喪而出則已以是爲證此則

宋朝禮官之議而楊氏採入於此此書實朱門傳受
旨訣非他書比恐遵行無可疑如何如何父未殯祖
亡服祖以周賀循之論既謂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
可以代重庾蔚之又謂父亡未殯同之平存豈事死
事亡其義自別故歟如以無主祭者爲疑則徐邈之
論又以爲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
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古
人之言如此恐未可輕議如何如何太有諸家果如
來喻蓋緣記聞之學無得於心依據畫葫蘆固所未
免亦嘗思之禮之變者愈去愈無窮諸家所論誠有
殽雜可厭處亦有閎理難行處然其間豈無合義理
可遵行處從容參考去其非而取其是以求至當之
歸又以闕疑慎行處之乃是後學合致力處如以一
時膚淺之見不究其是非不審其取舍先以掃去舊
說爲心則已非學者恭敬退讓和平審密氣象抑恐
掃去彼說之後我之所以杜撰出來者或未中理反
出於彼說之下而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以此不敢輕
棄舊說常拘拘於故紙之末亦是識卑氣弱致然宜
吾兄之以爲病也且父在母喪之禮盧履冰以爲禮
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又曰祖父母安存子

孫妻亡殁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朱子曰盧
履冰議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蓋自唐因武后
之請父在爲母終三年服宋朝因之故也據此朱夫
子非不以盧議爲善但不敢違時王之制耳家禮不
著父在爲母期亦此意也今國制既用古禮與盧議
相符且道使朱子生於今日從耶否耶似不可草草
看過率然立論更願細入消詳幸甚幸甚事之無害
於義者固當從俗然大義所關不可一以從俗爲諉
不然聖人只曰君子同足矣又何必曰同而異耶卒
哭後饋食古禮分明罷之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鄭所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見通解續卒哭祔練祥禫記○朱子答陸子壽書據禮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後不復饋食於下室云云○退溪先生答趙伯起書亦有所論朱夫子似亦不行子
處至於爲父降母實天地之常經禮義之大綱何可
以從俗之故而必欲終三年不撤饋食廢先王之正
禮違朱子之明訓使天地之常經禮義之大綱或有
所不得其正耶若曰徑情直行云則吾不敢知如以
爲不違於禮非誣則妄也且兄每愛說從俗字父在
母喪今世不唯祥後不撤几筵至有因服三年者亦
或有出後子爲本生親服三年者此皆禮經之罪人

兄亦謂厚吾從俗耶疊喪者除前喪服其除服一款禮經鑿鑿尤無可疑全文曾已錄去不識兄以爲如何妾服一款不啻如黑白之易分兄亦已考檢本文而猶戀著舊見更有云云豈古人所謂克未盡底已私者耶爲吾兄深惜之凡看文字當先審其出處來歷家禮所謂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人云者本出儀禮喪服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然則討大意則與圖式同耳圖式曰記云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本疏文義甚繁不能盡錄竣他日面其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蓋禮稱如邦人如衆人如國人者非一若曰與他人一例云耳禮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本親降是其常矧喪服大功章疏以此參看所謂如邦人者當與此同例圖式之說正得經文之意寧有元不降如男子之理乎兄謂圖者之意難以口舌爭此非圖者之意即朱子之意非朱子之意即子夏周公之意也兄之所疑正在於家禮則如衆人之則字以此爲不降之大證此則字如屬上句則果似礙古文則字多屬下句讀如將此則字屬之下句又平心而讀之則坦然無可疑況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明之家禮不杖期條亦云妾爲

后者當乘生尊
其父母此言何謂也兄謂雖降其父母不降其餘親
耶降餘親而不降其父母則有之降父母而不降其
餘親是甚義理幸望兄痛去舊見濯之以江漢至佳
至佳此處不合則無處合矣僕初讀家禮疑妾爲私
親如衆人云者是壓於君及女君元不服之謂也其
後細考禮經知其不然也鄭康成所謂嫌不自服其
父母故明之云者似預爲千載下人有此疑設也只
此一條僕則初疑其元不服兄則疑其元不降人之
所見有過不及乃如是可笑亦可怕也願以是觸類
各治其病則幾矣所欲言不止此支離不究僕搬歸
道山屬耳遷徙疾病中無意尋繹今始布謝又未知
幾時當到兄邊也如有不中理處毋憚反復之新元
只隔數日惟學履增福

答權思誠

嫡孫祖在母服日前亦聞此疑遍考禮書未得的確
明證惟通典庾蔚之曰凡庶子故鄭玄謂祖不獻孫
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伸其私服也云云據此則
母服之降甚明而但此似論庶子亦與嫡孫承祖不
正相似耶可疑

答權思誠

書來慰甚此間亦且爾支過令胤相愛甚驩而有此
閤別可堪惘惘大學或問讀之無不可曾知兄有積
功於此書承學於庭恐爲得宜也重愧辛勤半載只
是此等入緊弟之罪也示意備詳豈不誠是但弟意
既不資人之善而反資人之惡則在我語默之節恐
或未中曾有所告實爲是也千萬竢早晚面討

與權思誠

英甫有龍潭除命知舊苦勸趨謝昨以書來問弟意
若未得赴任則何必入洛在此呈病于該曹亦無不
可如何如何未知兄何以爲敎耶渠之情勢或異平
人若親意強之則亦甚難處未知如何朱夫子論浮
屠之事亦是爲親意也義理所在誠不可易言欲相
對討敍而豈易也

與權思誠

旱乾此極民將靡遺此豈一家私憂耶不審學履淸
勝否比與玉胤相處愛其溫良端慤真所謂稱家兒
愧無以相啓發副兄敎之萬一惟終日危坐讀書不
輟則有之此或愈於在家耶日間任觀諸書不但力
不足亦恐文理未逮姑以魯論綱目爲課耳擊蒙誠
不可不讀小學亦不可不溫從當次第行耳吾兒曾

送英處英以無以相易爲悲可憐

答權思誠 丁酉

方擬送書而客撓未遑伻來得手字稍慰弟勞攘之餘氣甚不佳百念耿耿殆無以自遣昨日 講時兄之說話似甚重複不似常時無乃曉動禦寒酒或過耶果爾則極可鐫悔處想必自量之矣如何如何

答權思誠

承審愆侯尚未蘇安極慮極慮聞尊嫂將入來恐非得計吾輩今日只合早退以全名節以報 聖恩豈可搬家爲遲久計耶恨不得對討呈病之舉未可少竢耶亦恐無益而有未安者如何如何

答權思誠 戊戌

阻音至此寧不悵戀卽逢韓生聞兄消息稍慰頃日入侍召對 聖上特問賤臣權某方在何處近得書信否對以書信則久未見而似方在仁川矣 上顧謂承旨曰在遠人尚欲招致曾來入何可使去承旨須措辭下諭使之上來此擧非由諸臣啓達特出天衷令人感泣兄何可不來須卽入謝如何弟還葬之期已卜非久勢將下去恐成無鴻爲慮

答權思誠 庚子

世間萬事真無所不有比來咄咄憂歎何可窮已最可愍者以兄竭忠盡悴之誠竟遭如許狼狽豈時運之不幸莫之爲而然耶盛疏誠有大段錯誤處雖以弟亦不能無訝今逢令胤得聞多少稍以爲慰向來完南謂弟曰公輩須退去加讀書以來弟每以此言爲切至今亦願獻於兄相勉於晩節幸甚幸甚　練

期隔宵北望號隕豈勝言那知吾輩各過此日於鄉曲人事如此奈何奈何

答權思誠

昨夕因事過望令極思相聚之約而日暮未及通邀只與主翁存後期而罷耿耿方切情書忽墮欣慰十分弟劄只陳所懷而未始不以疏說爲據但彼此見解各異耳弟不敢自以爲是而亦不知真是何所在矣願兄平氣而細察之毋徒以先入爲主如何

答權思誠

家禮練服之節果似欠闕誠難爲準考儀禮喪服圖式練服圖練冠練中衣衰以卒哭後冠受卒哭後冠即七升布也非練也檀弓疏亦云以練爲中衣正服不可變今依圖說練冠與中衣而衰裳以大功七升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脗合於疏家之

說未知如何但橫渠煆鍊功衰之說與此微不同圖式引之雖不折中而不以爲非丘瓊山所論亦與橫渠合雖并練衰裳亦不爲無據耶或謂練服謂之功衰功衰卽大功之衰家禮大功服用熟布此非并練衰裳之明證耶云云此則恐未然家禮大功服用熟布亦與儀禮不同儀禮則大功服只用七升布而已元無練之之語何可左牽右補以爲之證耶或者又謂家禮練服衰裳因舊從俗也退陶亦以爲損益得宜則後學不敢有他議也云云此則似然矣但無論禮文之如何只以事勢言之初喪之衰著過一年已盡穿破不成模撿以是而承奉饋奠無亦不敬之甚耶況儀禮圖式卽朱門晩年定論易簀時遺命斷非偶然恐不可易而言之若喪禮備要則以儀禮爲主兼存家禮之意以備行之者擇之來諭似未細考也腰絰圖式以葛爲三重四股云備要從之其曰無葛用熟麻從俗也亦用頴之意也檀弓雜記兩條不敢率爾爲說當更詳考以稟每承兄辱詢不敢不報皆出臆說極犯汰哉之誚幸望兄覽了回教毋煩他眼至佳至佳圖式論練服一條并寫去

儀禮喪服圖式曰案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

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劍開具在前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假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假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

於當心者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遠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答尹魯直 舜擧 汝堅 文擧 吉甫 宣擧 ○庚寅

浚吉再拜言日者便回承拜兪哀復札仰審纔纔教意如得面誨慰感亡量信後殘暑不審兪孝履起居若何瞻慕轉切浚吉痼病垂死中又不免疏狀紛紜之苦自非調停之說并蓄之論安有此事不知佗日公心正論者更以爲如何也斯文廢興實關大運言念痛咽足傷天和右揆引入雖云已晚因此決退豈不大有辭於後世只恐持之不牢纔入復出又如前日誰能以此警咳於其左右也日夕不堪耿耿爾儀禮十冊已屬方伯先謄而未知其果爾否也湖南伯有分不勸其刊聖學輯要或小學集註爲宜今日致力處恐秖在此耳坡山兩碑印本尚未得見可覯如有累件可蒙分惠耶右揆卽渚

與尹汝堅 壬辰

嶺海歲改遠惟令福祿新茂啓居增勝謹南望拜賀日者數書長弟承拜具悉前後情教怳然如年前山窻對晤之時顧閒忙異境人事推遷爲感慨爾弟百

病叢中一齡又添撫念身世秖自悲惋方在山齋士元兄既歸而未及相見兄邊消息不得細聞而縈聞有投紱之計不知信否臨之甚威而處之超然此非周夫子之雅量乎惟願兄以是爲準而其間寒溫飢飽亦自家能酌之耳國事不幸何至於此瘴疽既決必用刼劑神丹可以保養元氣而倚恃無人徒切杞人之憂耳大霈將下寧扶兩謫或蒙赦宥否良企

時俞市南謫寧越趙樂靜謫扶安

與尹汝望

續書知寒嚴台侯超勝慰喜石可言壺山太守寄示黃院通文數紙甚盛舉也第於鄙意有不穩者盖此重修之舉與始刱不同何必鋪張煩擾於遠近更惹纔熄之多口且以方伯爲有司而求助於諸守令事體不當子爲有司而求助於父邑亦似未安幸望更加商量通議於湖伯與吉甫武仲諸人要爲十分穩當之歸毋招人言至佳

與尹汝望吉甫

政此懸慕忽承兪情札仰審小兩殘炎兪起居動靜對時增福欣慰之至不容言喻弟阿堵之患殆浹一月而餘外疾憂又無了期意緒惱撓益覺無聊無非

窮命使然奈何奈何豚兒新自京歸所聞無非可憂可愕最是　王侯彌留久未復常而權生之事又出於千萬意慮之外本根之地論議亦未純焉則外面之百孔千瘡理無足怪此後憂慮又有不可勝言者只應一任彼蒼而已

答尹汝望吉甫丁未

別紙示教敬悉盛意兩兄自結　明主特達之知豈容小臣揶揄於其間中外傳說多失其真致令兄至擧賤名於疏中　聖上於筵中笑而有教又豈容小臣自爲分疏大槩弟常意兄病輕於我而心堅於我用是歎逮至榻前不敢過情裝說儻流間或勸弟力陳於榻前必令與致兄與聞國政其論豈不甚韙而亦不敢率爾故　聖問之下只對以實狀自謂添減不得無負於公私而兄反以爲歉也不知自局外心公者言之果以爲如何昔兄之自廢也弟與武兄固慮其狼狽而兄守既確畢竟應無可憂第於父母之國遭逢　聖明受恩罔極而漠然恝然終無報效之計反之於心求之於義質之於天地神祇不知安耶不安耶惟兄自知之非他人所敢與知也噫此豈兄之所欲其情戚矣思之至此使人淚落弟於榻前

有啓某兄弟實皆自廢其情絶可悲云云 聖上惻然而傾聽兄亦不可謂弟不知兄心曲者如何如何似聞吉兄將欲赴命而以弟筵中有妄說停行云果爾則殊可笑弟言之前 召命之下幾月矣以弟言有所加損否況弟言只是泛論一時人而已元無着實引重之語亦恐鄉傳多失真耳且前日情示敢不奉以周旋只以幾會難逢方此囁嚅耳

答尹汝望吉甫戊申

問先墓遷厝卜於九月初六日開壙驗視之後若無水患則一家之議皆以爲不可遷動故欲直穿壙前灰隔下方到地灰底探驗水氣之有無然後果無水氣則仍下灰土築實而改成墳伏乞指敎

每見親舊中以先墓水患爲慮者輒以臆意有所云云今承敎正符鄙見良幸良幸所謂水患之說曾於一家多驗地師之孟浪實不可信如果無水則遷改之擧不翅重難山之休咎奚異於水之有無可更斟酌以處之也

問諸孫之不能來衆者於出柩下窆之時有素服望哭之擧耶賤弟嬰疾亦恐不能來衆亦當制緦服望哭成服於破舊墳之時耶 備要除服時謂當設虛位而除之然

則成服時亦當設位耶

來教恐然

問出嫁女亦有素服望哭之禮耶頃於漢原遷葬之時禮曹有大王大妃望哭儀注之擧未知士大夫家亦當遵用耶出嫁女望哭恐是情理之不能已不暇問禮之有亡如何如何

答尹吉甫 壬辰

歲行且盡百感來并遠惟辰下兄學履動靜對時增勝曾承手札喜審多少情敬便人善違當貢修敬爲可恨武仲亂之俱得蒙釋足副星官國有喜事之奏且聞天下事或有可望以其時則可矣安知吾儕不再見漢威儀耶屈左徒長年之願先獲我心中宵秖自默禱耳

答尹吉甫 癸巳

晏便回承情復細領多少意慰不可言金由善竟以十二日不起爲老親慘怛行路亦不忍聞者況此半世相依公私長慟又何可勝言聞其臨絕精神了了草遺疏作遺書正席中堂談笑而逝比實古人所難者其亦奇矣閔大受已至欲行親迎饌不必用古然

其古器諸物一幷搜還恨神衣未在耳諸友相聚亦豈易事極願奉邀作一場團圓體覆如無愆可蒙勉作耶企望如渴

答尹吉甫

日承辱教知珍會甚盛孱病縮伏未隨諸賢後塵秖自憐嗟兩冊方屬永山宰移寫畢即奉還更請坡山舊帙計爾前後累教以因酒致悔之意雖未知所悔大小之如何而此豈所望於吾吉甫也今日吾儕之期待於吉甫者如何似不容逢場縱酒闌語胡說隨敗隨悔任令傍人面笑而退議也從今以往十分剛制更於慈祥惻怛寬和溫重處加工則忝在交遊之末者與有榮矣 時有重峯趙先生迎謚之禮尤庵草廬諸公會於珍山吉甫亦往

與尹吉甫 丙申

謚事愚意老先生尚未及易名今遽先請恐於幽明情理有所不安倘或遑臣善辭建白以爲某之請謚在例宜然而以其先臣未及易名之故子弟門生輩遲徊不敢請請 先賜其先臣之謚以慰儒林之望云爾則庶可蒙允準且老先生應有贊成 贈秩而函丈謙退不敢請以至於今遑臣幷以此意陳白俾出於若 特贈者然則恐尤好未知如何須通議於

完南吏判且先具謁狀諸文字以待之也

答尹吉甫

日者情札傳自艮廬三復盛誨如承面教信後秋陰伏惟履道日佳此間一味無蘇意實難起身不獲已昨上陳情小疏方跼蹜以竢指揮爾似聞思誠賜馬許歸朝廷進退人可謂以禮幸甚幸甚慎老狀語鏖成模樣今送於孝子使之卽納於兄作文狀德古人猶以爲難況此拙手曷能形容得親切所恃唯有諸兄遞看互訂刪添之俾無大段瑕纇可示於今與後則豈但區區私幸而已須與甑市兩兄速往復還以教之至望伯奮不赴官則可與共商量也兄之所錄該而質悖史也尤哀所摘一二語病亦所謂瑜不掩瑕者何傷焉更加財定俾作傳示遠久之資爲佳弟之所述只是依據畫藍而畢竟効顰不成愧懼奈何（甑尹公文擧所居地名伯奮尹公元擧之字）

答尹吉甫

十三日書卽自外城傳至并與武兄前後書開覩不可言第審天和少愆久而未復爲之深念弟近來百病且聞仲文之訃悲乎哉人世事一至此也奈何奈何兩先生易名之擧尚此遷就實緣人事之未及周

旋者洁歎如之何狀文斤教良荷松江一款只挨寫
碑狀文字而已元非有意而碑狀似亦泛論一時人
情非必摘指一兩人也兄不須過慮至此然其事本
不大段故卽依刪之只慮兄胷次每蓄此疑朋儕間
論議文字之間未免億逆氣象不佳吾輩今日豈有
恩怨於彼此而必欲毁譽左右於其間耶至於牛西
等說固未之前聞尤不必掛之齒牙形諸文字自取
醜辱也望兄平氣坦懷不留一點疑端幸甚幸甚信
筆及此悚仄悚仄

與尹吉甫

曾因太守行拜一書已照否臘雪寒甚想學履增福
此間阿堵日苦意緒益亡聊慎老狀草刪付於外城
睡久必傳達也務欲節約無乃太簡耶更加財量以
教也大谷先生狀文被金重舉輩懇督不置借猥草
出以不讀之文昏耗之心神強作此等事豈不愧悚
幸須與石市遞看各賜標教俾無大類則不但區區
之幸也遂志稿欲付永嘉歲便要謄出如已卒業可
投還麗史提綱亦願寄示

與尹吉甫丁酉

音書久濶不識歲晏兄起居如何弟之來此實是料

外而歸路不易衰悴日甚深恐一朝溘然於旅邸以貽朝家之羞日夕憂悶惟是　兩從頻開　天心鑑然誠有不忍便訣者而竊觀　聖上之所以待尤台實是千古之所未聞不知此台將何以爲報効地耶憂念區區也令胤侍學佳勝否近日懸戀一倍恨不得同事於　冑從也

與尹吉甫戊戌

疏章已成否雖未知　聖上有何指揮而迫斯可見孟子豈欺我哉更須從容審處

答尹吉甫

別紙所教無非格言至論爲之歎歎無已就中次對之際或有從臣說及而左右不爲之開陳云者全未之思兄必有所聞幸須細教當有以復之其時從祀之論師友諸意雖不止儒生陳請之舉而時義有所不便不欲助鬧有所云云於從席之間唯仲文令公一番陳說大被　天語開納諸友相慶而厥後事不如所望其餘則無所聞而兄教如許可訝豈弟昏昧善忘之邪大同一款兄教一一皆符鄙意當初慎老與靜友皆不以此法爲不可故弟疏有所云云弟疏既草亦就質於師友皆蒙印可然後發之而中間忽

感愧兄之狼狽一至於此憂念豈異在已鄙意入謝
登對陳情而歸上也不然則留疏逮去次也恐不必
遲留多日屢進闕下支離章疏爲也如何如何明若
氣蘇敢不趨敘

答尹吉甫 己亥

聖上之欲招聚諸賢意實非偶爾恐無不進之義亦
無求退之理只是如僕之孱疾垂盡者留無所益及
時歸死故山恐於義理爲當耳若其一時注措施爲
之當與不當遠外傳聞未必得其實而亦非垂死廢
蟄人所敢參聞只自斟慮而已

致彼此相違至今愧歎大槩金相作事雖多乖錯而
法則非不善至以比諸鍾山者甚是激論若湖嶺之
便不便又所未詳者何敢率爾爲說兄之陳述生平
讀來尤不勝感慨賢叔季心事弟豈不知只恐義理
無常隨時有中日後事不知終如何出場如使弟入
對榻前 聖問以誠則當是時也先吾 君耶先兩
兄耶爲國耶爲友耶其辨必有所在然亦豈敢率爾
幸須勿太慮勿深罪

答尹吉甫

午纔出來而氣甚不佳擁衾呻痛欲倦而未及書來

答尹吉甫

昨今奔遑氣竭垂死一念豈忘左右而無暇把筆相候方深耿耿書來感愧不勝言　山陵早定實是諸公至誠匡救之効爲之感歎兄事自　上先舉問所以軫念實出尋常萬萬疏批未下想緣昨今多故且愼重不輕易之故食物之命亦出　睿念兄雖辭奚必出城爲哉幸乞勿爲此舉姑令廩人持待前疏批下繼上辭廩之章似穩如何如何

答尹吉甫

承慰戀思第有告行之示平日黃卷豈以踰墻畫牛爲正當道理而卽今每用此意味誠所未解也曉叅哭班僅劣垂盡草此

答李泰之　惟泰○己丑

政此馳係情書忽到欣討之至不容云喻此間疾病種種憂厲熏心斗覺衰相轉甚眼昏毛斑居然作一老人可憐可憐一門三除誠如來教以榮爲懼實非虛設道齋安閒乃分之宜只以猶未免提起被人一番指點爲大不安耳亦嘗爲諸兄反覆思之黃營陳疏似宜兄則官微分疏只爲呈狀恐得數日前英甫忽來過謂言已呈狀不知其果如何也萬一呈狀而

未蒙許則實是異數到此將何收殺爲之奉念無已
英甫來時汝望令公亦邂逅相會說過拜黃丈黃丈
問狀疏先後便否望對以先疏爲宜云未知厥後如
何爲之也兄則與此或似不同惟在量處弟意呈狀
恐穩耳時孝宗大王新登儲位清陰先生建白削
擇宮官特以慎獨齋爲贊善尤菴爲翊善
草廬爲諮議黃連山別號寬
沃川別號道齋先生所住也

與李泰之

豈不是正論但昨對武仲說今日之事吾輩有
以激成之慨歎無已如弟者固不足道第未知此兄
以爲如何然已屐者不可縮前頭不知有幾層風浪
何不俟弟襪後發耶尤好笑今出門外欲上再疏面
晤不易爲之鬱鬱

與李泰之

批語雖未測而憤憤醜詆辨較之云似指月疏如此
看似是如何如何本疏若來當上兒拜大老以爲此
是士林所共望豈非好議論但　發引已迫凡事皆
當廢專意喪事之時豈可更生他議論耶其言甚力
盖欲使弟行公待　卒哭後論之兒答謂若然必欲
襪云則教以寧襪毋爲非時論云函丈則力止不翅
切迫兩丈之意既然鬱鬱何言未知何以爲之須細

思以教

答李泰之

病懷萬端愁鬱難耐書來稍慰兄矣已發復奈何弟固欲出吐盡多少懷而朝來一紙惶極還縮窮命矚處如此不知兄何以爲教弟則無實見得如兄自信者惟俟師友指導如何耳夕間乞暫臨

答李泰之

武仲今方處之或論褫或特褫則可免　陵行可保性命不然危哉危哉莫非數也尹則盛稱李申黃之冤未稱朝日詣闕時濫率跟隨以爲謀褫之計洪則只云指目舉劾似非虞廷相讓之美云云沈諫意同無疑而最是李獻之避可惡首稱非時何必汲汲且有未學禮等語以寓陰機末又謂此是不可無之公議用意甚巧善避頗斥之一夫之故昨日院啓亦關極痛極痛弟若不褫則就職後又不免引避不退待而仍爲辭朝爲計

答李泰之 辛卯

伏承崇書俯慰仰審多少示意悲感無已第聞病憂多端爲之奉慮弟行負神明遭此酷罰尚復何言極知脩短之有數悲痛無益而念及薄命者自不覺夢

悸食噎直待溘然無知而後此情可忘耳苦事苦事
尹吉甫喪壻載木主携孀女而歸聞者莫不酸鼻弟
則求爲此而猶不易得人之窮命分數亦不同奈何
奈何兒子疾憂誠如所示而聞葬事卜在九八其前
似難下來尤悶疏事渠至誠所發不計利害勇決爲
之事敗之後譏謗如山摧沮可憐今承示意亦足自
慰然必須異日兄道德尊成卓然有辭於後世附驥
之葦方與有榮矣願更加勉聞洛下諸議皆謂錦人
不可不汲汲陳辨此固然矣查事方始則勢將少待
耳三書及疏草覽後并前去申疏一一搜還幸甚今
日得尤書如此可念松兄臨行患瘧不得去聞大老
以下遠近畢赴獨此間數人未往云亦可歎

答李泰之 乙未

長牋短幅長弟來投披讀再三頓覺沉痾去體偉論
高議令人爲之激仰歎服所得多矣恨此暈旋方苦
把筆甚艱不得細相報良愧昔年慎老中丞之行清
翁相職之謝心常不曉其意及此身親歷始知之今
日情事只如此而已餘外豈有一毫邪念然大意如
斯而其間多少節拍曩出層生有不可得而自由者
不知畢竟將至何境也公私憂惱髮白心焦使我至

此者一則師友二則師友時命使然亦復奈何朱夫子所謂一付之造物亦覺省事者眞格言而時未免發於聲色者良愧其淺之爲丈夫矣

與李泰之

前承兄覆札迨用慰荷信後闔履靜況佳適否似聞有新命不知何以爲計此任實異他職諸賢一皆邁邁不知於道理如何也爲慮弟一病支離今將滿月差穌無期最是廢食爲極悶處耳千萬意外昨承別諭詢以應天救民之道病中神思昏落不知將何說奉塞耶於兄處亦有此諭耶不然則兄須善思各條詳細指教如何如何弟所承 別諭請方伯傳示於兄尤台昨歸板寓矣

與李泰之 乙未

頃日燕岐磻溪院儒來言新祠宇既成願奉腏老先生盖丁卯號召時信宿於其地與諸士民相接甚欵其感慕倍切而此院即閔丈所主張而創之者想閔意當初亦有在也適值尤往三山兄入峽中其儒空歸近必更來不知此事如何預量示教

與李泰之 乙未

一宵聯枕餘懷山積伏聞已蒙恩褫諸公莫不遂意

而惟弟孱拙憐菩度日奈何抄啓之舉竟未免獨當欲如此措語以啓未知如何幸乞刪添俾免大錯至望似聞潭院享牛溪之論見塞於尤公云未知兄曾相議否示之

與李泰之 丁酉

謫事不如所料痛慨不勝言閔與楨各有別紙言曲折皆出無情而事則不幸痛歎奈何昨李應教錫爾書太常以文元爲首擬故用以爲副擬云益不堪耿古人有覆議者有駁正者有請就所擬中擇字批下者亦有副批下者其例非一一定之後悔歎何及玆與尤公相議草成一疏弟或獨爲或與尤聯名爲計未知如何兄須於明間來臨於春堂指教切望

答李泰之

解携餘懷至今耿結且以暮涉深水爲慮玆承手札披慰不可言弟擬於明日啓行而潦雨如許必爲強行則無乃失性中失性耶更觀數日欲於初七間登途亦未知果爾否也倘蒙班判之別何幸而不敢望也

答李泰之

區區行役十五始入城三弊銓職蒙褫還授講職入

謝卽引見宣醞又入　講從論答趙絅疏批大違義理略蒙採用再入　書從仰瞻　玉容文理已大通明日將始孟子矣最是寒事漸迫歸思日急不知將何以善其後耶

答李泰之

便中承拜長牋情敎論議凜烈足令懦夫立也但凡之責我何其過耶弟則只欲與淸愼兩老遊於地下餘無所望矣

與李泰之

今月十四日方伯軍官李斗元持方伯書過見自言將向沃川毁撤三溪院全彭齡位版出示其關文其關文云前日本郡所報中三溪書院全郭兩位版甲午年分埋置依所報後錄啓聞今聞全之位版則尚在云不小文報之事何如是不實耶既已埋置樣啓聞之後不可仍存今去軍官一時偕往位版埋置瞞報儒生自本郡囚禁以待分付色吏刑推次上使云云吾語斗元曰此大事也何如是草草處置耶吾意必須先爲啓聞備陳全之本不允於道內士林公論其子孫及一二土豪輩擅自享祀之意次及今番瞞報之狀治官吏及儒生之罪其位版則請依前啓聞

埋置監司亦自以啓聞失實之故若爲待罪者然則此元非稟定之事必無下該曹覆啓之擧只踏啓字而已然後撤毁則豈不名正言順而渠輩亦必無辭永無後患今所謂瞞報云者雖未知其如何而想是矇朧不明言全亦已埋之意而已今乃執此爲罪則渠輩必有其說若軍官欲撤而渠輩一邊守院一邊上書于方伯一邊陳疏而訴冤則必有紛擾難處之患不可不深長思也設或爲先撤後聞之計則鱗子中上面不可不先言全本不合公論不宜享祀之意也斗元熟思而回還營更稟不過一日間事遂決意還去既而尤菴屢書責吾妄發以爲不當中止吾亦不敢自以爲是送書方伯使之裁量更擧則斗元還去之夕玉堂劄論適至竣斥方伯論書院之失請罷職方伯答吾書云此身既以被彈何敢開喙更向此等事哉且考本郡所報則埋置註脚獨係郭下始覺前認之錯然則前罪之外又添啓聞失實之罪亦何敢求實其事而遽爾下手也云云吾初意沃郡報狀不過矇朧而已亦不料方伯之錯認至此也方伯之不詳密大槩類是設令其碑將遂行則其處置果如何末後將何以收殺斗元之還往似若有數存於其

問非偶然矣此事輾轉多有不好事玉堂之劄引先師處亦未免失實未知此後更有何等舉措也（沙溪疏中元不論全彭齡事此所謂失實也）

與李泰之 己亥

退高往復書與高狀恐兄未及見送去覽了投還如何但所疑者高則直以三年爲論而澤狀則以期爲定其故何也豈後來參量歸宿然耶退所謂豈有不止期年之說與幾不免千古罪人等語出於何處須廣問於諸士友示教如何高峯如此思誠希仲不孤矣不知義理十分處果何在耳

答李泰之 庚子

炭書昨在病所且暮未及答以其書則絶未詳其意今見兄示始知之亦不須多說話大辨論惟竢早晚相對面討之爲宜耳聞渠於朝班大聲疾攻人皆駭之乃渠本色可歎奈何退高往復書如在案乞轉寄再昨日逕說得聞否大慰人望云

與李泰之

別後魂夢耿耿何堪前書果免浮沉否歲改代惟待歡閤履益茂洪休弟百感百憂心緒惱悅纔經大政方再疏乞禮耳水部銀臺除命續下 天意所在誠

非偶然不知將何爲計羣議皆謂今番則不可不謝如何最是尤公之去無言不有無人不疑數日來物議尤騰咸謂不可不究覈言根以弟輩單力恐不能鎮定此憂此悶如何如何古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正今日之謂而豈易得耶國事罔極罔極方對伯兄敘別萬萬不能盡都付默會尤台所忙劇不及書可以此紙相示也

與李泰之

今日出爾有引對之命上語及令監司前日之辭亦不必然而及授承旨之後則尤無可辭蓋初雖有未準資之嫌而既曰特授則不必辭也況承旨則亦有自堂下陞點之規故故爲移授欲安其心也諸承旨皆曰臣等亦未曾詳曉李某亦必未詳而今承聖教始洞知云 上之爲兄宛轉至矣盡矣 上又取呈辭單子置前曰能見此云云不勝慶喜諸臣皆相賀耳

答李泰之

昨纔拜書卽得豚兒所傳手札且見登對說話令人感歎之不足泣涕不覺沾襟也有 君如此弟輩已矣兄何忍便訣深望勉留翊輔庶有報効豈非 宗

社世道之幸耶思誠本情想不至欲禍吾輩不過重彼之罪惜弟之去而已而其文字荒雜不成倫理使人見之心跡判爲兩人而其害又有不勝言者可笑可哀亦可慨歎無窮也其爲人雖撻之使作小人恐不可得直欲以一字不知者斷之爲空耳疏後事如何尤爲尤爲

與李泰之

昨書照未自 上眼患稍有差路而蘇快實未易期憂慮罔涯昨日入診時都承啓以下諭三宰之意語纔發而 上迎答予有此意而未及同副處亦一例下諭云此則出於 特教未知兩公將何以爲計弟筋力漸盡於近日憂煎與問安之舉奈何奈何

答李泰之

纔上鄙札先承情問就想炎霾旅寓體履佳勝欣慰不可言弟疾病沉毒生意索然 恩諭又下尤不知置身之地古云一蹶足矣此言何謂耶頹波砥柱天意如非偶然每念之欣幸而來書輒有旅苦之語又有勸起庸陋之意何耶此物更進有何所補書啓之辭取看則可諒此情雖然尤公若動則弟何敢不執御惟祝兄作久計勉輔 聖上勉起尤公耳

答李泰之 辛丑

昨以一書迂候於中路令胤先至袖傳情書欣慰不可言時事至此痛哭而已奈何奈何今日紛紛兄必自以爲先見而弟則以爲兄激之也人或歸咎於弟而弟反歸咎於兄可笑其言雖巧憯無如禹鼎之高臨何吾儕所恃只此而已臺啓雖未結焉然是非自已洞明兄既上來入肅淙祭自是平常道理過此以往兄可自揣而爲之耳尤家事憯矣其不欲入肅而便歸未知其穩當否也弟憂思填膺去留關情此豈貪官戀寵而然耶苦事雖然勢不得而不去亦將奈何

與李泰之 壬寅

昨承惠復教意良慰子精又過豈爲文字往復耶表記似益鍛鍊可喜第以賤名先於尤台何耶不但卽今名位在上其在 先朝始終擢用俱在吾前若記其時實迹則何可如此想兄非不知此而猶且然者必有意思存於其間耶不敢知也須卽改定俾作實錄至佳鄙疏只陳情勢掇拾尤台一二餘論而已何大鳴之有憲職 召旨尚未到以是爲待耳

答李泰之

承審示意丁酉戊間　先王奮發大志必致尤台
者吾自謂有力雖稱以爲首亦不多讓而兄輩反以
小人斥之至今困苦不啻萬端已丑之事不過承兄
輩指教彈論申李數人而已而乃以爲首稱之引而
置之尤公之上名實乖戾輕重倒錯不料儕輩間議
論之不得其平一至於此然爲此上下之論者殆將
處我以好名者流欲用造化於其間也其待我亦甚
薄矣令人羞愧欲死然豈兄本情哉

答李泰之　丙午

阻戀方深任伯傳致十八日手札就想多少教意欣
慰如對弟年來病攻轉甚兼有虎食之憂身世堪憐
奈何奈何嶺疏十七已到闕云不知指揮如何殊切
瞻念方擬進待罪之疏雖欲進候　行宮何可得耶
兄則豈不有間於弟輩耶須卽往肅陳情徑歸恐無
不可其間如蒙引對則痛進議禮曲折亦好矣尤台
必欲深入離山雖不進往在近地候聞起居情禮恐
穩何必於此時入深耶不知兄意如何

答李泰之

孫兒昨拜床下而歸承兄手札具審多少教意知執
御已赴　行朝欣慰之至不可容喻固知鷓鴣與鸛

其步不同而今番則似不可不與尤公同進退不知其果如何更加商量指教倩方伯便速報爲佳湖疏可已而不已果是稟定事耶未知已上而得批耶尤姊在板病急馳報云想或出來也　回鑾定在何日耶可聞消息細示爲望伏想今日已到溫泉其已登對否榻前說話亦欲聞之耳

答李泰之　庚戌

別後懷何可言錦便來承兄札知已還家凡百佳福欣羨之至筆札難喻也錦疏已下該曹不知畢竟如何也貴疏讀來論議筆力儘佳健　聖批極非尋常似若有相感者羣議皆如此深恐終閒他不得都付造物者處分靜竢之耳弟歸意日急而感激　聖恩眷戀　春宮不忍遽訣遲回至今而泄證忽大作幾死而甦委席漸頓今已四五日極令人撓惱無乃永爲高人嗤耶病方苦僅僅作此可諒之

答李泰之

承多少示意良慰氣力漸盡未由就別奈何奈何弟之所陳只是壽宴翻成贓案有傷於　孝理之化號稱直臣者仇怨滿世煽動構誣必欲甘心恐非國家之福此兩言爲主雖以左台之多言此兩段則有不

能攻破者吾亦自謂無愧此後設有不好事鄙意則
皎然成敗利害則又何說兄亦以此爲諒至佳耳弟
行似將更費一二疏四五日其間何以堪之可謂一
日三秋也

答李泰之

進退出處想成籌不窮固非他人所敢容議然推以
義理與兄平日所思與所論言之則出而擔當恐非
如兄只務高論者所可辦得好笑好笑前後疏文甚
佳無容加潤然此後事必又有難處之端隨機應變
有裕也只恐未免爲受身之歸爾千萬書不能盡

答李泰之

謂或由峽臨會日夕趨企承此示教知已歸寓慰與
悵并悕悅難喻最是日下消息大非所望於吾 君
四諫官竄逐一儒臣削版二承宣不敘前史所罕聞
者天實爲之亦復奈何 上之所以待某相果如
宣廟之待栗老耶不勝慨痛栗老所謂不可以示後
嗣者真聖人之言也自聞此報惶駭震慨豈無匡救
効忱之願而不但前日所言未蒙察納今番則多有
所嫌不敢生意尤用欝欝殆發狂疾也慧白之驗亶
在於斯耶

與李泰之

憑閔生得聞靜履超勝瞻慰不勝言此間常如醉夢人分知臘月之期非遠奈何奈何前示慨然登程之語是鄙書中語耶若然則醉裏慷慨之妄發也無疾病有器具之人皆高卧不起我獨何人敢爲更進計耶應無是理矣尤公若往會某處雖病敢不隨塵

與李泰之

夜來旅況如何戀　主思朋感舊憂今若何以爲懷今日定發否先來者先歸事理當然而先我着鞭不堪不平之懷也尤所早俓未歸而不知今夜更如何憂煎罔涯兄既歸矣願有以處我也雖退宜進四字欲贈兄耳鄙疏之批尚未下矣

與李泰之

坡翁謂前者皆夢後者獨非夢乎置之勿復道此正今日光景爲之一笑弟得與方令做穩今向前路惟是憂國愛　君之懷耿耿不能灰只祝兄堅坐勿動上慰　聖懷下副羣望臨發茫然都付不言中一

與李泰之

雪寒想靜履佳勝文字已上否弟亦纔送辭狀惶慙以俟爾即見礪守所送諸紙如許於鄙意有所不穩

此院源委弟實知之當初京外衆口囂囂如竹老之
守礪全無顧護而老先生至今弟喻之一時諸論可
想也卽今形勢則與初有異然自他人言之所爭幾
何況此重修之舉比朔建不同自可隨便爲之何必
重煩遠邇自買人口耶方伯守宰處則精約抄擇作
書請助兩湖儒林則通文不妨然有司中方伯守宰
則盡去之只以若干士友書於出文恐似便穩方欲
將此意通議尤台不知兄意如何如以弟言爲有理
則須作書通之尤台如何此實不少舉措殊不堪耿
耿惟望量教對晤不易臨書悵然

答李泰之

承示甚慰兄之所處自量已熟無容更議第未知畢
竟果如何爲慮弟則視兄坎險加一層悻悻固不可
遯留亦苦勢將過謁 廟後呈乞退疏矣亦未知
如何人多以兄之植立爲奇弟每戲答曰此猶不能
則豈足爲此任也云云可笑自反而又自愧也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答洪大而 命夏 ○丁酉

料外曹隸來致台手札寄意勤摯實出尋常三復以還慰荷難勝仍想向暑廊廟鼎茵神相增戔下情區區益以為幸某舊病新恙餘生憔憔只是朝暮人台兄不諒必作此無益而有害之舉世間知己如畸翁之於慎老誠亦未易為之長歎一謝 恩命退死無憾夙心非不耿耿而深恐畢竟拖白惶悶無涯世故驚心台兄在執政而尚不能救一分半分善類將何

所恃古人所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者未嘗不自憂而亦為諸賢憂之爾

與洪大而 戊戌

雷雨釀寒想起居益勝弟近緣 書筵連開怯寒不得往來留宿於講院午蒙賜對從容問及近日事不得不奬護少輩且以兄之避辭不知其穩當為對未知其果如何也

與洪大而 己亥

日間不省台起居如何日將出仕耶栗老所纂小學集註誠是好本頃年李子高為湖伯既刊而旋焚良可歎惜向於筵中略陳刊布之意以言于該曹為教此後惟在兄善思料理之如何聞書館舊板積在擇其中可用者費些物力使之刊梓則無乃大善耶幾會未易得幸毋徒以山歲為諉而曲為之地士夫之望也學制想已啓下貴曹否疏漏處亦須補行之至佳

答洪大而

除服之節服其服入哭出就次易服即禮家行用之節也五禮儀所載 王妃父母除服之節若果如此則今日所行亦當據而行之而已何必別講他儀鄙

意如此唯在酌處

答洪大而 辛丑

別懷悽黯久而愈苦不料撥置鞅掌委賜情問滿紙縷縷誠眷謦然三復奉玩令人感慨增深弟忍訣聖明狼狽而退循顧前後受恩如何而報答如何誠無以自立於人世矣私計之不幸又如此暮境身世悲涼可想亦復奈何豚兒得縣亦非所願唯願其早率妻兒歸會相守以送殘年矣此間農事固有全失之處亦或有比舊稍稔之地不知何故其不均如許也然只如此則國家何至大憂最是數三野邑赤地

之處與兩南尤歎之地其民已多流散云弱填壯盜理勢必然此極可悶不知廟堂將何以為拯濟之策多少生靈之命唯付諸兄之手念來體聳深願兄儕協謀共力上輔 聖德下濟餓民以迓續景命豈勝幸甚兄書所謂大變通之舉不知何等事可欝

答洪大而 癸卯

廊廟憂勞之日遠軫衰廢之人再賜手札慰諭勤至副以簟書藥餌之貺既所謂陽春布澤未足喻其德意感荷之至不可容說第聞台纊受重負又將有萬里行役以台衰邁筋力其何以堪此區區奉慮實非尋

常所恃神明扶佑之耳侍生衰病日劇自知難久於
世世間萬緣覺已灰冷而獨有憂時愛　君一念如
火目見民生困悴根本未固變異層生人心危懼而
朝家舉措未聞有以上答天譴下慰民望者日夕痛
慨不翅如鍼之劄身今承台諭　王候漸向差安亦
有振作之意殆天啓佑我　宗社也喜慶之心何可
以筆札形喻執事登庸之日窮閭父老亦皆動色相
賀無不以弘濟艱危為期不知台何以得此於黎獻
亦將何以塞其厚望耶別紙所諭益見台鳴謙之德
謁誠之意持此以求其庶幾乎邸紙中伏見有陳劄
之舉想是經綸至論恨不得遄見之慰此懸渴之懷
也孔明之為相史氏録其事行可謂要而盡矣至其
表中勸戒其君前後漢數行語為治之道豈外於是
耶區區所望於台者唯此而已我　朝大臣體統綱
紀威儀舉止數十年來隳壞已盡識者之寒心久矣
平日期兄固不在黃許之下無大無細一復舊風惟
拭目以竢耳然其大者都在　上之振作之如何中
夜每自默禱而已武仲之病何其支離仲初遭彈雖
不知其何故而何可許其退去亦台舉錯中一事耳
如侍生者年來衰悴日甚一日最是兩眼俱昏殆不

辨白黑精神慌惚失後忘前如是而豈可復出門一步耶重以犬馬之齒已近周甲歷觀古之君子年不及此而致仕者多矣歲翻擬上此請望兄主張之以成士夫好風亦是一事業也

答洪大而 甲辰

某再拜福過罪大見怒神天臨死之日遭此慘毒之喪情理痛迫直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伏蒙台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不知所喻秋序向暮伏惟台鼎茵起居神相萬福至其末端忘世共濟等教三復以還極知台監忠誠憂愛無所不用其極感歎敬仰繼之以隕涕小生受國厚恩當此艱虞豈敢但思便身之圖其所以不敢進固不無多少曲折而最是年來衰病日劇自分為朝暮之人雖欲强策自力其路無由中宵遶壁祇有涕淚惟是台監在朝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更祝益加崇深以副中外瞻仰之心

與洪大而 乙巳

今日民生之困悴職由於還上逋欠諸般身役鄰族侵督之弊也大小諸議皆以去此弊為應天弭災之第一策向日台雖建白蕩滌糶逋而守令從前已以未捧為已捧則雖欲減除其路無由且只以指徵無

處者為限則所謂鄰族皆在於指徵有處之中台意雖懇而終無實惠良可歎也再昨入侍力陳其弊請無論逃故指徵有無而年久逋欠一併蕩滌其間貧寒到骨不能備納者幷令諸路監司着實精查使之均蒙惠澤雖已蒙允張承旨亦多助陳而猶恐畢竟歸於虛套也大槩竊觀今日廟議惟恐其見欺於民民之欺上此時人心固然而恐有妨於損上益下之義欺為務則奸愈不可防而恐有妨於損上益下之義彼民之蒙澤終無日矣今番此道蠲役之舉伯玉之意專欲以勞逸分作三等或減三斗二斗一斗云弟於其日晚後入侍卒承此問鄙意分等減半太為瑣碎似非王政之大體温陽則減稅餘外則毋論勞逸皆從二斗之減使一道之民均蒙霈澤豈不為得耶尤台尤力言之雖即蒙允而伯玉與數三論議則大不平必欲用分等之論還都後想必有反汗之事矣湖民方以得近羽旄均蒙聖惠為幸而有司之臣格而不行終使小民反感為謗則豈不痛惜之甚耶且若必以勞逸為本則勞心者豈不當先於勞力者而亦皆其職分當然又何必一一酬報之耶不知台意以為如何

與洪大而　二

數日虐炎伏未審台鼎茵起居如何懸慕區區侍生今又入侍講心經贊神氣漸盡卧調直房即纔歸寓憐苦奈何今日文義之外無他說話但講畢侍生啓以趙復陽經學雖似未精而不無家學淵源實非猝辦之比在　先朝與臣同侍　講筵最久今亦不可無此人且啓大司成不可一日曠闕而近來數月未差李慶億除授纔六七日而又遷他職此職必須依　先朝例詢問于大臣擇可合人使之無帶為宜矣上曰言于銓曹使之舉行且陳近年閔鼎重最以善其職名　上領之台若出力副學大成使以此兩人授之則豈非甚合物望耶且聞外議謂溫泉未行幸時既有禱祀今既得効不可無報祀云其論實甚有理未知台意以為如何

答洪大而

廟樂事近果留意芝川楸灘月沙諸老所論下及權子明疏與潛相獻議皆得見之其間實有不可不變通者而亦不可容易大埜　祖宗朝製為九變十一聲合作一曲用之　廟庭與　文昭之各室各用一章其意自別而及今多有窒礙苟簡與中古　廟室

不多時事體不同既為
仁祖廟製用者何意 宣祖製樂章則其不可為
體又果如何若皆追製則與古所用九變者得以諧
協而無所妨耶凡此曲折鄭重不敢率爾發論者遠
伯令公則頗解音律必有見識非如弟輩之蒙昧思
欲一造屏下邀會此令與之細討而人事遷延尚未
果焉今承示教敢陳鄙意

與洪大而

向因歸便拜上一札其已傳達否即此一陽初復伏
惟台廊廟起居神相增福區區瞻仰靡日敢忘侍生
一病支離閱月沉綿肌肉消脫精神昏鑠自量筋力
決難久視於世只付命物者處分而已病裏神思茫
然而 別諭求言事異尋常不敢不竭心陳聞但其
切靡貴近觸犯 宸嚴不瑕無益而反有悔耶惶悚
惶悚民事一款只在台座處置之如何事到然眉勢
自如此亦復奈何春和重會之教恐是後生事只自
嗟悼進言如醫藥貴中其病之示固是格言至論而
但恐良醫命以珍劑而俗醫從傍沮遏之亦不可說
歌歌昨得初久諸台書有 元子學業日進之語遠
外慶喜殆有甚於侍講之日矣

答洪大而 丙午

以一年四時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古人行大禮必用春夏即是從陽之義非偶然也間或有行於秋冬者而似絶無而僅有也即今國家姑無事故何必行大禮於秋時以乖古人之深意耶此非弟獨言儕友之意皆然曾對領右台言及則亦不以為非故入對時陳達 上迎謂曰予意實然即命舉行其曲折如斯矣今承台教殊用未安然弟不自以為悔耳

答洪大而

日者金生之行承拜台情札迨切慰荷非不欲即報而此時不敢以一字入洛只自耿結昨日方伯傳致前月廿七日台惠帖累紙縷縷公私情教諄然於辭外百回莊誦如承面誨欣喜之至不可容喻固知聖明之世吾輩保無所憂而亦不料其痛快至於此此雖 睿聖出天痛燭邪正之致而旭公賛襄之功亦何可誣也 兩殿遠路動駕臨浴之後 體氣連安云臣民喜慶孰大於是念軫賤臣 特命遣史官宣召真所謂骨肉之恩曠世之數也其欲起居 行宮情豈窮已而惟是難進二字猶前倚衡方上小疏略暴危悃不知更有何教也只有感泣悚縮而已所

祝神明交隲上下勻安

與洪大而 丁未

再昨惠仲令公過訪為言纔見兩台答書首揆則只以欲死無地為辭如將此四字為主意則似好左揆則有多少語恐不得善處極慮云云昨有過客傳台監深疑過怒殊失大臣體其憂非細救正之責專在於弟云一慮一笑所謂為法受罪者正為今日設也台監只宜安而受之談笑以處之如有一毫悻悻之色則豈平日所望於兄者耶何不以昔歲象老當試事過怒重失士類之望為戒耶

答洪大而

縣道傳致台昨日手札仰審 兩殿快收靈効 回鑾已有期區區慶喜之至有不可以筆札形喻者第聞台更欲作江外之計公私之憂亦不堪耿耿也風旱之災一至於此此實燃眉之急而蠲役之舉徒歸虛文上年退役并督於今春木花絶貴之時裁紙織布乃是生平所未聞者而自今年始有之其功十倍於治綿怨讟徹天哭聲間發沉憂隱慮無所不至而諸道變異之聞又何為而疊臻耶唯願遄死無聰痛苦痛苦承台教之及不覺信筆以布之

與洪大而

伏聞 兩殿臨浴靈効日新喜慶孰大焉幸甚幸甚古之人臣言不用策不行則雖在朝者猶宜奉身而退今弟更將何顏復入於朝乎如黃疏等事不足言疏章頻數尤可惶悚弟意史官回啓略陳情勢止此亦足矣承此教意不勝感悚且有新除 召旨勢將陳疏矣

答洪大而

憲論竟發姓名狼藉誠是不幸之甚一舉足而遭尹善道再舉足而遭趙絅今又如此雖云窮命使然而亦極狼駁此後蹤跡宜不敢復動吾儕相見直以地下為期耶向日乞退時面啓今不許歸恐有後悔云者成一讖語亦可恠也泮疏與玉堂劄大是意慮之所未到尤用未安某劄可驚可怕然亦不足置意中只待以一心恙人為宜矣

答洪大而

每訪每書良荷至意弟前疏所謂虛名難副實病難強八字參前倚衡雖以吾兄懇教亦不得奉承狼狽之後悔之無及前頭事勢將惟命之從然三十策第一恐是真第一耳好笑

答洪大而

手札翩翩聊慰病旅懷為人後者為本宗圖果出於備要然其本則實載於儀禮通解喪服圖式如欲引以為啓則圖式可攜也

答洪大而

今日疏與避何居鄙意願兄務為包容毋用聲色一為鎮靜之道一為奬護少輩恐得長老之體如何如何攄頹之論無乃為兄所笑有懷不敢不布

答洪大而

江上遠將風義篤至時憂離恨耿耿在心不料情問遠及於湖山千里之外開緘披慰宛如聯袂比肩於丹墀玉陛之間為之愴感繼焉時事至此莫非運氣所關豈敢尤人惟以受國厚恩消埃未報而徒惹閒擾不知他日將何以拜 先王於地下 練期隔宵北望悲隕尤不能自堪亦復奈何歸來百病添劇委席呻痛强起把筆豈盡寫懷但祝台靜鎮動災翊扶邦運

與洪大而

夜來台起居如何聞關東飢民死者至於四十之多令人惻怛不忍聞不知廟堂將何以為策其

果有新謨否　特遣御史之論兄每以為不可如得其人使之或暗行或官行出入閭閻細察民情與方伯守令相議救賑其與方伯之坐在一處而懸度指揮者無乃為勝耶火灾亦甚慘而風惡旱甚前頭事亦將何所屆耶憂悶不可形言

與洪大而

不知天意如何而生此節拍仰屋嗟咄腸一夕而九回三陽已回但祝　聖體藴安世道新好大慰蒼生之望而已區區私語有不暇及爾痛苦奈何惟兄進退語默俱得其當令國體尊重士林增氣千萬之望也弟衰病添齡餘生懍懍未死重逢其有期耶臨紙悽惋

與洪大而

一日再書如對慰甚劄本謹讀之不覺驚惶失措不料兄作此駭異之舉也然　聖批不過使兄績而行之而已至於吏判上劄之示尤用怪訝當急送書勸止之即今浮議如沸平日相識視弟輩不翅如癘而獨兄叔姪無動意豈大力量耶抑載禍以相餉耶吾所未解也

與洪大而

一年廿四巡製規罷之四時各一巡合製於太學或某學取其優等者許赴初試次下以上者許錄名赴監試四書輪講之規依大典申明舉行外方亦依此規行之教官四員加出太多只出兩員與前八員合為十員似當未知如何

與趙仲初復陽○庚寅

今日士林之望大府台爺不翅如山斗唯恐其或有疵議想中外之情同然也頃者俞丈寓時或疑台爺當退而不退然此必有深慮必有成筭固非小人腹所能測今於兩賢之議實非前事之比以是決去就豈不名正言順事體光明少慰士林有辭他日而又安知不因是而或感悟 聖衷耶若又因循不決纔入旋出則四方之望必有大缺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此非小子私言實士林僉意如此弟於兄非尋常游好之比不得不仰誦所聞耳

答趙仲初乙巳

即纔自闕歸台札隨至慰荷十分今日入侍時 元子亦出坐諸臣皆拜賀訖 上指賤臣而謂 元子曰汝知之乎即對曰唯 上有勉留多少語仍曰 元子纔相見未及始學豈可遽歸臣對以 聖教如

此臣之私計雖急當遲留數日入侍數番而後去矣

上無答語仍陳天灾時變四方民事且皆不穩此時豐豫之舉實甚未安丁酉冬進宴臨行有天灾臣請退行以答天譴 先王卽許退行數月今亦待明秋行之恐為得宜其間有多少說話 上亦有多少教不啻懇惻且陳妓生多聚之弊妓外推捉尤為不可云則卽今樂院務從簡省多放上來之妓矣 元子所着亦 下問臣對以空頂幘之制卽未冠時所用今亦依此為毛冠而稍加參酌為之如何卽允之自明明 元子始講學而間一日一員進講或有別召則諸員俱進事定式以此 下教耳

與趙仲初 丁未

一陽已復遠惟論思侍讀日講弭災之道此身雖遠此心未嘗不懸懸於 法筵講席之間也 元子方講何書伏想容貌學業皆漸長大一念尤耿耿幸乞詳細示及慰此遠懷如何弟衰病日劇飾巾竢盡特召旣下冊禮又有期而亦無由起身古人所謂身世若茲國恩未報者正說我今日情事也奈何奈何

與趙仲初

阻戀不可堪弟聰痛猝劇僅僅入侍 聖教懇惻不

勝感激只以退而更思且觀病勢去留之意陳達而
退耳曾聞故宰黃佑漢以知義禁授副學辭襪義禁
專意講讀云向歲愚老為副學引此襪禁職今日賓
客之任重不翅副學而刑部煩劇又非禁府之比敢
以此意陳達襪兄刑判不知其果如何也聊此報知
不勝憂慮　春宮入學果無
進退耶北望瞻注而已博士任之當屬於兄所謂念
茲在茲釋茲在茲者所示恢甚寧有是理耶大小學
之論竊恐閔賓客之說為長或可變通否兄猶執初
見耶　書筵連開否　春宮氣候學業視前益進否
不敢一飯忘也（閔公鼎重時為賓客）

答趙仲初

邇來音書間闊雖緣衰病憊劣懶於書疏如其耿耿
一念未嘗不在於兄邊也孫兒輩拜床下而歸能道
兄起居已慰此心而且得兄手札備悉多少情教欣
浣如對無以為喻第想兄衰年重負何以為堪只望
刻意洗手益礪晚節察病加藥以副上下公私之望
也　王候違豫遠未得其詳承此所示憂煎一倍所
特神天扶佑之爾伏聞　書筵頻開兄必連侍不知

文理視舊益進而敬身稽古兩篇已畢講耶遠外微恙食息難忘也幼能竟不起疾孰知城南一別遽成千古之訣耶斯人存沒似關時運不敢私慟為也其葬在何時北望悲涕而已

答趙仲初

泮人來承拜台初五手札就審累紙情教欣慰之至不容言喻　王候核患當初驚憂何可勝言承知膿破後一向康安國家慶幸孰大於是第未知信後證候更如何遠地不得頻聞老病日寒無由進赴於起居之班與諸兄同其憂樂日夕耿耿何敢輕弛台兄衰暮之境當此莫重之任其何以為報效計耶憂念之心何異在已公其心平其氣如冰如玉則人之為言胡得焉用是相勉爾

與趙仲初

數年來徙邊者之多實非國家之福無論北邊此道所徙亦多棄妻子而逃者因繫其族屬於本鄉滯獄至於經年弟所詳知而深悶者也設廳之舉遠未詳聞而承示始知其出於兄也人心不如我心從古則然亦不足怪唯望兄毋激毋固順理和氣期使斯民得蒙大惠國家之幸也

與趙仲初 庚戌

近日民間景象何可言列邑自還上以至諸般徭役一一徵督無異常年而最是前數年以凶荒許令退捧之役如大同米布等物一時疊徵於今歲此實大失人心處怨讟徹天流亡甚多飢死者相繼所謂蠲役德澤姑無一毫少慰人心者不知其何故而然憂悶憤慨不可勝說幸乞細察此意如何今日如閔大受者豈可使久閒於外而未聞諸公累陳於 上必令其來仕與共國事此實深可恠者如何如何

與趙仲初

弟之新築卽文義地荊江之下錦江獨樂合江之上青山在後大江在於庭下而水勢灣抱婉轉精妙實異他處平如掌而清如油漁釣船泳趣興佳絶水邊有三絶壁相對以立雖不甚高亦自異常杜鵑躑躅花事甚繁眼界上下不過數十里而實有從容温雅壯點幽靚之趣乃是土亭先生賣塩置幕之地先生常稱三南第一江山云兒孫為我新構一小亭弟之來處已浹數旬其趣不勝言而獨恨兄之文字時未及成矣地名點潭亭名欲以保晩扁之或記或序或詩須趁大政後呈告暇時速就以寄至佳向來南池

摻別亦豈可無記事語耶并乞遠圖之且令其時會人續和之慰此愁絶之懷

慰洪遠伯 重普〇丁丑

浚吉頓首再拜言宇宙萬古曷嘗有今日事耶先監司府君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為千載海東之光媿一時偷生之輩肆厚厮役尚為之感奮興起而況平昔慕遠如不佞者又當作如何懷耶壯哉壯哉仍想哀窮天極地之痛益何以堪居浚吉寒鄉抱病進未及供灑掃於先令監之門退未得與左右有接殷勤之歡而辱知於尊叔父不凡則其所以心聲往來之誼實非尋常禮當千里負笈以效漬綿之義而積病孱喘難望出門僻地無便修辭相慰又後於人北望悲涕媿古人以忸怩

與洪遠伯 辛丑

踐阼伊始初見 宗祖而咫尺之禮況當 兩聖初祧幽明悽感之日尤有所不安欲進小劄請於明日 還宮之時行望廟禮於 永寧未知如何幸須量教并以此紙即送稟於沂台回教亦望沂台昨教以無行望廟禮於 永寧而今見形勢決不然矣

答洪遠伯 丁未

別紙示喻良荷故人至意然似有未悉鄙情者不得不略陳梗槩盖右揆之有物議固聞之而兩台之并入於叅論實是意慮之所未到忽見邸紙不勝驚愕與惠仲令公亦相往復惙歎矣然其臺論雖或有不商量者而其大槩則不可無之正論也七諫臣二承旨竄拿之舉雖謂小士禍可也弟雖在遠見此 聖上大過舉不敢不諫記昔邢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之曰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耶貞卽下車徐盛忿憤涕泣貞以為江南將相如此必非久為人下者當查事 主辱之日兄聞有如此事耶此弟常所痛慨者故鄙疏所謂不能碎首沫血與舆情不平等語實為此也但弟鄉聞不能詳明未得如李子重之明快以此為責亦所甘心而如曰弟責沂台以為沽名之計云爾則天地鬼神之所共監臨也千不然萬不然且弟疏意只在於奉使大臣而元不在於兩台疏中所謂諸大臣則泛指諸台其餘則皆指一人也若詳覽則可知也大槩區區之意只欲救 聖上過舉一分而已其餘則實無毫絲雜念而不料仇怨溢世人皆按劒至於黃疏之出驚愕無極早知無益而有

害至此則豈肯為之耶倘得餘生聯枕之日細談而
大噱姑竢之如何

慰洪遠伯 戊申

浚吉白昨午得宋貳相所報始聞領台大爺奄捐館
舍卽設位北望痛哭痛哭不能已公私之不幸何至
於是時運所關固無奈何而念我平生故舊惟有此
老或遠或近心若有帊幪今焉失之更何所賴數年來人言此老衰謝已甚尚以神明所扶為
特去春以後書疏往復彼此俱有所蘊而筆札不能
盡人意各謂早晚相對細討之孰謂不及更見而遽
成千古遠外承凶又不得憑尸大號親看斂殯悠悠
此慟有不可以言語形之也此則猶以私言之也國
事其將如何其將如何言念上下大小茫無津涯尤
不知所以為懷也此後所恃惟有台監一人切乞寬
抑理遣益加崇嗇以副區區之望千萬臨紙悽咽不
知所言

與洪遠伯 庚戌

壽宴罷成賦獄不知古今有此否深恐有傷於世教
非細故也如何如何區區之愚妄謂台監度量氣象
視世人乘機甘心者固不同今於此倘出力拯救之

其公心厚德大有辭於今與後而所益於世教亦非淺鮮今日惟台監可以聞此言而惟儻可以此言進然非為渠也只為世道也為台監也更乞深長思也

與洪遠伯 辛亥

歲序忽改伏惟上下公私勻膺新祿謹北望拜賀伏聞新卜賢德實協輿望區區慶喜豈為私也台失沂相因依無所益覺凉踽今日黃閣自繼韋平之業德門嬋赫固不暇言而古大臣事業庶或見之下此而只為善類宗主猶不孤此望矣其任大者其責重又不能不為台座憂之也 王侯近來更如何其果有差安之勢耶遠未頻聞日夕憂煎而已

與朴仲久 長遠 ○ 庚戌

每想兄哀疚頻仍暮境情思其何以堪恨不得相對披慰料外沃川使君傳致兄手札三復欣浣如承面誨有不可以筆札盡喻也厥後風聞兄遭 嚴旨不少天人所好之異一至此尤恨令胤輩并失科事亡以慰公私之意也奈何弟尼會奇恠餘悸尚在感傷呻痛閱月彌留無由承晤討此多少臨紙不堪悵恨

答李咸卿 一相 ○ 辛丑

白首去國餘生難卜隱侯之詩可悲江樹之懷方深不料台情書懇至副以新詩一章遠墮於窮巷寂寞之濱三復諷誦頓覺牙頰生津哀愁去心欣荷之至豈比尋常僕幸蒙　聖恩從容退歸　天地生成之澤實非隕結所可報晚道窮厄種種奇恠亦有不暇言者第未知前頭更有何等節拍也

與李一卿　廷夔○辛卯

浚吉再拜歲改不審哀孝履起居支勝否瞻慕一念少選難忘前冬一書不知傳自何處槩審遭憂以來氣力粗保欣慰之至迫切區區浚吉百歲殆半一病愈痼撫念身世秖自悲慨艱危日甚武仲竟作鬼關行每念之摧心古人所謂海內惟尊兄為同此懷者政說今日情抱也前寄數紙連因憂故今始奉還拙筆豈堪掛眼唯替千里顏面爾

與李一卿　癸巳

聞兄莅近畏堪驚喜況連是弟外氏丘壟族親所在實有民主之義益以為喜不省辰下已與吏民相見凡百佳適否素知三縣之合務煩事掣號稱難治然以兄之才游刃必恢矧有師友環在左提右挈其間至樂有不可盡言雖欲不善治得乎弟雖病早晚當

携英甫與諸兄徜徉於遯院黃江之間預以為企

答李一卿

音徽續至足替一奉欣慰不可言況審秋深侍奉政履勻福益以為喜此間一味吟病苦無佳緒院助與役僧依到輸石餘力鑿得小池塘引細泉從山腰踰數岡循新堂階除瀲瀲有聲見者奇之咸以為神助非神助卽兄賜安得與兄曳杖逍遙於池邊玩秋月話心曲也臨紙恨恨

答李一卿

呼牛呼馬一任造物者處分亦不足深恨只恨賢路崎嶇儕流運氣勻不佳耳不知卽今大夫人住在何所體氣康福兄亦霧露所感得免疾恙否惟祈隨地珍勉以副王成之意曾莅數舍亦欠一會及今推遷音書又難憑念來寧不悽索

與李一卿 丁酉

昨議學儒小學事如令敎蔑不可但令是主掌之人不必假弟自為陳疏似得如何如何如得登對且或問及則敢不力贊增廣時四書一經考講合而計畫亦是議論今番會講時亦以文義為主雖數字數吐有誤文義若通則許以優分實合事宜此意并及於

疏中似佳如何如何可與起之商量也

答李一卿 丁未

再昨猥蒙賜對所論說不過 經筵 君德上出入古今而已終無着實舉行之事第其間殊多逆耳苦言而俱蒙容受 聖主也感激感激末端乞退未蒙準許悶不知所出耳

答金文叔 弘郁 壬辰

承諭京大同利害弟本茫然但曾聞任季方說關東民甚便之惟恐其或罷云意謂近畿則凡百或與遠外不同而關東與湖西所爭幾何頃年登對自

歷問入侍諸臣以此法便否臣浚吉對以小臣雖居鄉曲徭賦等事實所昧昧不敢為說但念今日民生塗炭已極不可不變通拯救此法稱便者亦或有之云及後上章更申此意弟非有所見只信任友之言也厥後羣議皆以為不便或謂弟贊成新法譙責四至良可笑也今既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則因時潤澤使合人情宜土俗責在方面君粹令公從初與廟議相迕難望其隨事周旋而兄則既從本廳薦選而雅望仁聲又非尋常之比則湖民之引領顒望不翅如飢渴從今或便或否或恩或怨舉將一歸於執事蓋

其望之深故責之重此愚所以為執事憂亦非尋常之比也大槩國家之失信於民久矣無論他事只如田稅木一事逐年增好視初設時殆四五倍矣設令此法目前少便安知異時木漸增好米漸增多疊役層出暴斂日急民益困而不能支也民之驚且疑亦其所也古語云利不十不變其舊似聞此法之行內浦利之餘皆不利云果爾則通一道論之雖謂之利不十可也頃歲相對兄每曰使我當之不須設大同自有便民之策云想別有機杼經緯於心匠矣今既專一面之任則胡不試其素蘊不可則止耶此實所望於兄者也竊聞宰相進啓大同餘米二萬石有餘天心甚悅云不知此言出於誰口識者之寒心實在於是不識此法為便民耶為聚財耶果為便民也則當局諸人唯當晝夜孜孜反復體究祛宿弊紓民隱無一毫未盡必使窮閭蔀屋回殷屎為驩虞可也奈何頭緒未就罅隙百出而不究其實先陳剩數以取 君父之悅而起四方之疑耶吾恐聚斂之謗未必非自取之也牛溪先生說亦曾見之果如先生所論一應進供之物皆自京局貿獻而不煩於民則民之蒙澤孰大焉秖恐既捧米布又使除價貿獻而所

除之價視舊甚狹守宰亦不敢任意添加不免畫定於民結則民於是大陌矣公私是非利害得失將決於此矣不識當事者處之如何耳且聞執事到界之初首先行會使捧一結三斗之米云此捧何為耶豈諸司貢物未收者多要為爭盡於明春新法之前故耶想出於廟堂之指揮非執事所專也然居鄉久慣聞父老之言各邑各設大同為一年貢物應役之地其所入視所出倍蓰焉萬無不足之理只緣官吏不謹視之如泥沙甚者如諸監色受訊於上使亦以是為人情費用之資不足則春而引捧秋等又不足則秋而引捧明春等又不足則名曰別大同以加賦之又不足則又加賦之民常痛心切骨今雖有貢物未收者實是吏胥之罪非民之罪也其間亦有勤幹守宰畢輸貢物無少餘者上使所宜分付道內使人各呈成冊詳知某縣未收幾何某郡未收幾何某州元無未收然後未收之邑追究監色痛治其罪或徵其半以慰民心然後隨其未收之多少分等出賦則於事為得而民亦無怨矣今乃不問未收之有無多少一例捧三斗之米民情驚駭憤怨盈路竊為執事惜此一着今年秋事不登穀貴如許而徭賦之繁一至

於此則明春大役又何以堪吾恐刮毛龜背穫不得
成而殼已穿矣豈不大可憂哉議者或謂若行此法
一番出賦之後民將坦腹高卧終歲無事云此亦不
然有人於此或謂之曰後數日爾將大飽前數日必
須大飢然後可飽云爾則其人必將應之曰奈飽未
及而先飢死何吾不以彼易此矣今日之事何以異
此然亦係於當事者至誠憂民處之有方或不至大
段難支耳抑又聞諸葛武侯之言曰夫慫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咨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則亮可少過矣
誦其言千載之下未嘗不感歎興起服其忠誠徇國
不自用而取諸人之至意也未知今日慫署其果有
徐董之忠諒者否似聞執事不務虛襟聽言未免喜
同惡異公山守一言而厲聲氣謝罷之餘皆不敢鏊
意而退公守亦將有投笏之計云未知此言信否果
爾則大失所圖夫專一面之重當新羽之法其責任
如何雖務廣忠益如恐不及尚難於違覆得中十反
啓告如徐董之為者而況先示之以詘詘之色惡異

之意則幾何而不至於莊士日遠諂言日至求以便民而適以厲民大小狼狽何可勝言深願執事以武侯之心為心反復詢訪爛熟參量長慮却顧謀始要終以為永世之圖且停三斗之捧隨宜善處使湖民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則忝在交遊之末者與有榮矣凡此豈屏伏畏約者所敢言只以愛兄之深憂兄之切承問之及不覺傾倒至此切望勿掛人眼以增罪戾如有不中或賜反復幸甚

與金文叔名與九庵聯

緬惟炎潦動履神相瞻仰非虛語也弟等病狀仍昔苦無可言就有一事敢為公誦曩在 先朝使兩南方伯共刋儀禮經傳趁不施行至被推勘而終始廢閣殊極慨歎茲者沃川使君承奉慎齋函丈之意將以活字印出累百本以幸公私第計物役非一郡之可辦兄須特為留念多方相助俾克成就則不但嘉惠儒林亦所以追奉 先朝之遺教也雖昌言於衆仇之間誰敢曰不可哉此書今日只有二本今若差池永不可為豈非千古之大恨哉更須力圖之

答成僉知 稷 ○丁未

積歲阻拜但有瞻慕千萬料外令孫惠訪於窮山寂

寞之濱袖致今寵翰就想年來令頤養體履神佑康福仰瞻南極拜賀欣感有不可以筆札容喻者侍生衰病摧殘逐歲增加更奉杖屨此世難期良可憐悼奈何奈何所托寫事唯恐不堪豈敢有辭第元是拙筆重以衰甚兩眼全昏方謀先人墓表而亦恐難寫不知將何以副丈人之恍教也預以為慮耳

答李士悟 憬 ○戊寅

喪家葬前凡祭皆停無疑先世輪回之祭則或與他家換行耶前喪朝夕祭則似不可廢卒哭後既以神事之則用肉無疑端午墓祭則與朝夕上食有異恐廢之為得也後喪饋奠姑用素饌自虞祭用肉先儒有定論耳葬前喪人不澡潔前喪饋奠不可親行唯立於位而哭使子弟奠酌似宜喪服之疑其論甚多而先儒尚不折衷曾與英甫相辨亦未歸一然姑以齊衰服行事如何從後當細告也前喪几筵朝哭朝奠既停之寧有先後之疑耶唯上食則先行於前喪為得矣

答李士悟 已卯

成宋兩先生說曾未得見然攷鄭玄說謂以月數者則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亦曰三年周

喪歲數沒閱九月以下數閱也擬此則雖古禮擇日行練祥之時亦似不計閱也家禮禫祭不計閱云云諸長者多謂禫則疑當計閱今擬鄭射兩說其不計閱宜矣英甫未及見此說耶恐不敢輕易義起也如何

與宋掌令 希進

聞有搬歸松楸之計得矣南阡北陌杖屨過從豈非亂世一大幸而不敢望也仍記昔年執事抵先君子書有云身外皆虛事先君子亟歎以為切至之論今也白首五斗殊非愛身之道不瑕與昔年書意不相符耶幸乞早為之計毋或婾窳也狂妄及此必為之一笑也

答閔台叟 汝老○己亥

承慰日昨未洽之懷再昨說話甚多不可盡記而其大者金文叔復官爵王堂官不罷今日朝報若得見則可知其槩也　聖主憂勤至矣奈無奉承之臣何別紙事深感乞兄隨聞勤攻至佳至佳

與閔台叟 庚戌

家有小酌兔首鄹葉願與共之可蒙惠臨於明早仍卜其夜耶知兄曾有訪意想不憚勞敢掃榻以俟

答申仲衍 碩蕃

窮山積雪歲華已晏一念懷人魂夢長懸不意尚使至辱以長牋辭旨珍重悉出悃愊感荷盛意無以為喻況諦窮陰尊靜履德業崇茂益用欣慰僕閉戶山居一味吟病窓外風雪任他造化兒郎當幼少遊南鄉喜其俗愿而朴謂有先賢遺澤不斬十數年來百悪層生豈雍州土厚水深用之為善惡易耶為之慨息未嘗不以障川之柱望於賢昆仲耳

與申仲衍 丙申

愚老狀文近纔草定事偉辭拙豈能稱停得是當早晚必自鄭諮議所轉稟幸乞勿外添刪修潤俾示今與後區區之望也

與申仲衍 己酉

在洛時與君平令公相對未嘗不娓娓於兄此公臨老始得一文翰之任朝家庶免後人之譏否兄不肯一起以補冀 春宮又為之增咽爾

答鄭景式 憲世 景華 榮世 ○愚伏鄭先生之從弟○甲戌

眷集歸得兩兄書備審示意曲折令人不勝欣慰謨德大事也彼此和衷以求至當之歸乃是十分道理今若有不然者兄之所憂亦宜矣極欲相聚與聞諸

長緒論而葬兒之後神氣極損昏倦倍前數百里行
謀實難自勉冬前一進此計耿耿而又安可必耶

答鄭景武景華乙亥

日者便中承兩兄手帖就審辭意勤懇慰誨備至不
識昏庸何以得此於吾兄耶感愧感愧柳持平回問
令人驚慄斯人也而止於斯豈不歎惜前書所示良
荷相愛此事煞有曲折不得不試陳一二使吾兄有
所洞悉也弟之祭先師文果有捨陶取栗之語而其
上有論理氣則四字何嘗舉全體而言之耶今乃截
去上四字孤行下一句則其亦駭矣言雖百車何詬
於弟如全舉其文而猶有所云云則恐非古人平心
易氣講論義理之道也盖退溪先生論四端七情云
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栗谷先生
辨之甚詳無慮數十百言其大意若曰發之者氣也
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所謂
氣發而理乘之者非特七情為然四端亦然云云先
師常以栗谷之說為從非特先師之見為然外舅氏
之見亦然弟嘗問之曰退溪栗谷論理氣說不同後
學將何所的從答謂恐栗谷說為是試以吾身驗之
如入家廟則心便肅然是敬之發也而即其肅然者

乃氣也云云至今言猶在耳但恐諸兄以鄙言為不
足信主張先入如上歲樞衣之論也古人云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以此自慰他尚何言如曰不從其論乃
所以不尊其人云爾則又有所大不然者程子豈不
尊孟子而孟子論性之言程子以為不備更發氣質
之說朱子豈不尊程子而經傳文義之間其所不從
者何限其大者則大學十章程子既以類分而朱子
以為意味不足捨之而從舊說程子既著易傳朱子
更作本義以發之橫渠正蒙文字朱子直云多病凡
此豈求多於前賢耶誠以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
精神有限自非聖人安能物物而盡格言言而盡中
前賢猶不能無待於後賢後賢亦不得盡靠於前賢
故陸象山之言曰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
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朱子以此言為甚當
非世儒淺見所及也況栗谷此論真可謂百世以竢
而不惑使退陶而復作亦必莞爾而笑必無今日之
紛紜矣噫尊其人乃所以尊其道道者非有我之得
私也既非有我之得私則彼此之間評證商確去取
從違以求至當之歸者實是于光有耀此乃天下公
理庸何嫌焉如曰先儒之論後人何敢去取於其間

云爾則此在初學固然在後賢不可如此說果如此說殆將使後賢大拘小束起模畫樣都歸於舍胡鶻突遮攔依阿而後已正程夫子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可復正安有此理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必有能辨之者獨弟之所憂者存世間浮議本來種種傳者既訛聽者又瑩不肯舒究言意之所在而動以訾退陶為謗則惹出許多葛藤或未可知雖在我無毫毛所歉而君子之爭豈願如此導達開釋不能無望於僉兄而康萬獻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如何如何

答鄭景式景華

家禮本條及丘氏儀節雖有大祥時告遷之文而朱夫子他日與學者書許用張橫渠祫祭之論以為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竢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定論如此今不可違也楊氏發明尤力節目具備載在家禮大祥條下附注可考而徵之也今以此家形勢言之栗里家廟諸位大祥前前期移奉于梅湖(移安其辭時告可辭用考臨時撰用但以孫名疑以酒果告之)家廟雖未及就而堂宇粗完(請移奉之意)不必混及大祥已屆之意也如何如何告大祥禮訖即奉新主祔于祖父位諸位前並設酒果其告辭

云維年號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茲以先祖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且祔於略告以今日大祥已屆禮當且祔於某官府君之意似佳（祖父位地勢難便則可用東壁曲坐之禮也凡此皆有所據非出臆見）○禫時設神位於靈座故處禫訖還奉於前所祔位○禮禫後踰月而吉祭禫祭在四時祭月則即其月下旬行吉祭云所謂四時祭月即仲月也今祥在六月則禫在八月即其月下旬行吉祭正合禮意○吉祭前一日以酒果告遷改題（當依丘氏儀節大祥條告遷之禮亦可依用也翰林神主亦當改題為正位同入一櫝此則似當題後別設酒果別為告辭前見告辭必前夫人神主亦當改題為正位同入一櫝此則似當題後別設酒果別為告辭前見告辭必前夫人神主亦當立主時祝云蕩析之餘久未立主今始題奉尚冀憑依云云用此告之如何從直神主亦當改題矣粉面當云顯叔父某官府君旁題不書可也主薄神主前此未成實是欠事今因此會書題以祔恰好佥兄處量

前見其處時祭時遵丘氏四代共一祝然今此節目則必各告諸位方為恰好且當祧之位自栗里移奉梅湖未久而還遷于栗里雖似難便而喪後吉祭決不可廢昧然歸匣古人所歎不得不如此移奉之舉深恨不早然尚得數月留安不至大未安耶在此遠地微細曲折不得盡料唯在佥兄臨時善處不失禮意至佳

答鄭景式 庚寅

歸家書已在案就悉滿紙情言豈勝欣慰況知新春閒履益福尤以為喜弟去十一始以加土蒙由十九到家田思日前凡百悅如夢中事可笑一日在職欲盡一日之責此實赤心而事與心違狼狽多端兄之所示雖出至情元非力量所及且今世道寧復有可望耶吾 王真是不世出之聖而輔佐無人朝論潰裂災異孔慘天也奈何右相以銓判持難涼大同之論上疏峻斥銓判亦已蒼黃去國尤可駭聽五侍前席一入書筵 世子年今十歲而容貌辭氣文義皆已成熟卓絶此吾東萬世之福也

答鄭景式 丙申

歲華向晏瞻戀悠悠料外承拜手札就審嚴沍閒履起居佳勝如對之慰不可容喻弟衰邁日甚餘生凜凜又哭慎老益覺涼踽奈何奈何重以天災時變不翅象入雹而已未知何等禍機伏在冥冥中誠不知死所矣愚翁年譜覺甚繁絮欲更刪定碑文雖不識其文章如何而似多失實處不可不改定也弟纔草狀文似頗詳備今付呈須與鳳輝與相親愛諸公反復商量如有合添刪處一一標示如何第不可以此

請謚必更請撰謚狀於某處然後可圖謚事以是懸念耿耿千萬遠書何能盡唯祈若序珍攷

與閔器之 檉

昔松江鄭公當其友濤窩之日携酒入訪款晤而罷譚者難之弟今慰草令兄居入堂不得就叙而去古今人同不同良可愧也兹留一書付之文緯萬萬付默會

答李監察 廣 丙戌

頃因羅于天便歸付一書兼呈拙筆想已登徹否兹承惠問殊慰窮山歲暮離索情抱也弟病日益甚枉費閒中歲月良可痛歎久知兄居然作城市大隱黃卷之樂必有人不及知者無緣款晤臨紙只堪悵恨

與申君弼 翊隆

一年半矣音信無憑即此庚熱未委孝履支勝否一念長懸少選罔弛浚吉杜門抱痾義分如哀兄而亦負匍匐長懷古人每自泯顙爾就中浚吉王考碣銘即象村大爺遺筆其文載在文集矣但以家藏元本較之則不惟文字牴牾多不相同至於諱與字亦不直書但云諱某字某古人文集中固有如此等處矣惟是人子之必欲請銘於大家鉅筆以為不朽圖者

豈非以托名篇端傳世垂後與有附驥之榮耶今乃沒其諱與字俾後之人不知為誰某行實則其於人子顯親之情恐或有不校者矣至於文字之牴牾雖未知緣何致然亦未知何本為是而但家藏本則似是脫藁淨寫者詳加攷較是非可辨而其中明有此是而彼非者如王姚行實中此本則云事姑以誠印本則云事舅姑以誠而王姚于歸在於舅沒之後則此舅字必衍無疑也以此推之其他不同處安知非此皆是而彼皆誤耶或無乃正本來此草本留彼編集之際但從草本以致錯訛如此耶果爾則豈非文

集之一大欠而東陽都尉之所欲正者耶茲於元本中標其與印本不同者附上幸將此意曲通於東陽台座或加鐫改則恐不但為鄙家之幸如何如何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與金天休 壽昌

秋序已戒遠惟兄仕履綵歡勻福夏間承拜兄手覆副以扇紙情貺即吾兄面目良慰別後懷弟歸鄉以來舊患覺添蓋緣經潦暑廢藥餌理勢固然昏弱之質本無寸長脩人而兼痼疾沈綿十年廢學新知不進舊業已退乃空空一廢疾人不料吾 君吾相奬扶寵擢之數猥及於此身此豈生平夢寐之所期慚惶感隕置身無所兄視弟自是科目常調本非以山

林自處者而人之大倫只有君親今弟風樹早撼頭上但戴吾　君耳及明時効尺寸以報　聖恩酬知遇人情豈不各有此願哉高自標致盤桓索價弟雖無狀決不爲此今日之事餘外姑不暇言惟此病狀如許實難自力觸暑行途必致傷生不顧其生而強赴朝命似無此理亦非上之人所期於下者胡不觀於江州萬適之貽笑千古也趨謝　異恩量力進退固知穩襯而亦末由也從他譏罵只復任之得罪分義亦没奈何人生到此豈不憐悼惟兄或諒此情也抑弟之瞿然者存目今生民之塗炭極矣國勢之綴旒甚矣　聖上爲是之懼惕慮改圖疇咨百僚思得賢以共國山東父老願少毋死瘡聾跛躄亦皆增氣延頸拭目想望　新化於是焉而相公之登剡乃以一空空廢疾如弟者當之其不稱甚矣不瑕孤　聖上之望而起四方之疑耶雖今世人物眇然亦不應乃爾且弟未曾一日納拜於相公之門以遂望履之願則相公何嘗聽言觀眸得其爲人特過聽游揚者虛美之談有此一着弟於是不免上欺　君相而亦恐人有以窺相公之淺深以此羞愧欲死無面自立於世也情言不敢不布於兄只希心諒

與金天休 戊申

自轅之北無書南到不省經夏涉秋兄閒復起居神相增勝否區區懸念不比尋常弟將攝昧方逐歲痛瘡無有暴泄阿堵諸證真元極敗方在死生間不知此生果有再見之期耶愴然奈何先人墓碣篆額曾荷先文忠老先生寫惠入石僅四十年而石品麤劣磨漶殆盡不獲已改備他石依樣移刻刻事纔完敢以墨本一事粧簇奉呈所媿拙筆陋粧大不稱於諸老先生文與篆耳只祝殘暑加愛

答羅于天 星斗 己卯

天地爲秋懷思轉苦千里書回慰豁如何況審大府已得順變氣力支安此殆神明扶佑之也悲慰益切僕膈上孱喘綿綿僅存直作人間無用待死一物撫念身世寧不憐悼艱危此劇未卜稅駕之所不知造物者其肯許吾儕重逢之便耶思來悽黯惟有男兒一大事時平不加世亂不損奉告吾友毋若此痼病者浪費光陰也

答羅于天 丁亥

親事既蒙不鄙示以定期良用感幸第惟女息全無所教凡具尤覺蕩然以實以文皆無可觀此非俗語

實情然也設館親迎是程朱兩夫子之所已行而載之家禮者近世諸老先生之所欲行而未遑者諸士友既倡行之已成通規自是好意今乃自兄我而還廢之恐或不雅如何如何奠贄之禮舅而舅獨受之誠似歉欠然凡禮當統於尊姑固待於舅而舅不必待姑也竢他日于歸奠贄而見於姑亦自不妨此則不必太泥也先令監與妻父講定昏儀者曾已承教於先令監凡于節目皆當遵行只親迎一節願依古禮饌品亦從古以示返朴之義盖此一節妻父之常所欲行吃吃不已者而先令監亦欲行之而未遑云則今日行此質之幽冥無乃尤有光耶然今日之事只當惟盛教是承幸乞察量更示近有一士人與一官人結親士人欲行古禮而官人驚駭掉頭強之則欲拂去不得已依俗行之隣近傳爲笑囮兄與我毋與此人齊名幸矣呵呵若行親迎則固無圍繞之擧而禮家亦有禮賓之節則鄉黨僚友固在所召也所謂親迎古禮略寫節目以備覽擇其處所用者亦乞錄示如何謹當遵行也

答羅子天 戊子

子婿輩聯袂而至大慰病人倚閭之懷因得兄手滋

仰審春餘侍奉仕履佳福欣慰之至不容言喻弟來舊居待行子今將裹歸山齋爲久棲之計令胤數月庭下一字不讀而來責有所歸良悶人意從此可以相守課督而恐一曝十寒未有長進之期願兄置之相忘毋欲相見也至其詞章述作之業弟本昧昧無以起發然當隨分無業也

與羅于天 壬寅

前書照否痛裂之外無復可言渠之忘我實多我亦可以忘渠而尤有所不忍忘者古語云人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渠至此亦我之罪也哀腸寸斷奈何奈何只恨縮地無術不得相携抒哀耳葬期已定否惟望其速爲之昔年猶能往來貴山所而今則自量氣力難望辦此益自悲隕而已 時先生長女羅室不淑

答李子重 庚 ○戊申

世間萬事真無所不有歆仰高風每切激昂而興起昔徐孤青讀趙重峯丙戌疏而曰國家命脉可賴此而更延百餘年吾於左右亦云常欲奉一書相賀而病蟄窮鄉逢便未易惟有一念耿耿於肝肺不料先賜辱問辭意鄭重仍想風霜之餘薑桂愈辣欣慰之至有不可以筆札形喻僕衰病添齡悽感百端自哭

沂相忽忽益無意於人世公私長慟愈往而愈至天乎亦復奈何千萬益加珍毖以慰慕徒區區之望也

答李舜弼 東稷 庚戌

別來瞻悵悠悠料外承拜令情札就想旱勞庚熱令卯申起居神相增福欣慰如對亡以爲喻僕歸來疾患百至長事呻痛所幸江榭漁艇甫就鷗鷺箋可寄此生而只是憂愛一念耿耿於日夕金元會竟至罔測之域人皆謂由我激之慚恨欲死實難舉顏於世而雖欲百身又何可贖也痛惜痛惜以此身心不寧眠食頓減阿堵又苦看書寫字意不能到稍待涼生敢不副情懇遥想銀臺諸賢俱是天上故人非不欲各書以道情病未能也相對可布意否

答李靜伯 弘淵

問哀之高祖神主親盡當祧此則自當準禮移奉於最長之房而但宗叔下世之後從兄繼歿先世神主旁題未及改之矣今則家尊蒙 國恩貽贈三代高祖神主亦當改題而宗叔從兄皆已云亡時存宗子則既已親盡旁題以何人書之乎抑將闕之乎且粉面當以曾祖書之乎不書旁題而只書顯曾祖某官府君未知如何幸望詳示

詢及禮疑懵陋荒昧不敢率爾奉對但記昔年先君子在世以最長房奉曾祖神主於家廟其時禀之沙溪先師答謂當改題以顯曾祖考旁題不書孝字只書曾孫某奉祀祝辭亦以是稱之爲宜云云玆以是遵行矣厥後游南中得聞旅老之論以爲所謂最長房只且權宜承祀而已本非宗子似不敢改題主書旁題因舊勿改爲宜云云此則異乎吾所聞歸而質之金承旨答云最長房既承祀祝辭亦自告之而屬號與旁題依舊以死宗子書之則幽明之間名實不稱恐非事先以誠之道云云未知如何併記昔時所自行與所聞見者以備兄採擇耳

答洪叔鎮 壯世 ○己卯

歲華既晏瞻想轉切誰謂華翰忽及於窮山寂寞之濱仰悉多少示意開慰已不可言況審奮迅勇往日邁月征斯所謂天不忘者豈亶吾黨不孤之幸而已耶感歎之至窃自增氣第奬飾之過執禮之恭極有不敢承當者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足下胡爲易其言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耶如僕者積病孱喘待盡朝暮將何精力及於書冊功夫耶雖欲不失欛柄以爲死時將去計其路無由秖自憐悼平生究

此汙下實坐病之一字嘗所痛恨者足下書來亦愛
說此一字令人意思不佳辭文清之言曰吾心誠在
於學天其遂吾願乎每誦之不覺惕然果爾則豈可
專咎於二豎子而不自爲之所耶願足下毋被他魔
沮益自奮礪以爲玉成之地隨得分寸濟此病身又
區區麗澤之望也退陶集中一段語十年前偶見之
愛藏於心前書漫及之矣承此對劑之示益感同病
之義叅同一閱誠難領略雖或有一二窺斑處鼎器
已敗丹成無期良可慨然此間適有他本貴件奉還
倘能試之而有得願作劉安之雞犬耳六祖壇經曾
所未聞如蒙投示可作病中一覽爲企先師禮書頃
者果讐一二魚魯而已豈敢擅加刪定自犯汰哉之
誅耶以告者過也蒙示理氣問答尤不勝望洋之歎
如儻者曰間平易處尚欲用力而未能況此性命精
妙之地曾未窺其涯涘今何敢强其所不知哆口反
復於其間耶然嘗聞栗谷之論百世以竢而不惑足
下既以是爲信則亦可謂不失所宗矣中間零碎曲
折待他日學進相講未晚也更願以朱夫子所謂寧
畢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數句語存諸胷中常用
力於下學之地銖累寸積不厭不懈則一朝必有通

透灑落處豈說話鋪排所能髣象其萬一耶信筆及此不任悚仄

曾見栗谷所述聖學輯要否甚切於初學似不在近思心經之下幸研精着力以爲入道之門如有累件亦乞借寄一本

與李天得 尚真 ○戊子

積歲阻音瞻望常切時因仲氏槩聞起居稍以爲慰卽此暑令遠惟禁地清暇凡百佳福深吉病日益深所存只膈上孱喘憐苦奈何極知煩猥妻父歿已十數年無子姓成立者紀行之語固昧昧也今欲草出狀譜文字以遺其子孫念妻父於 中興初載侍講最久 二法筵論說不爲不多而退無私識不得其一二良用歎歎頃年尹而遠在政院金伯玉入翰苑相與謄示起居注纔數日所記者兩公去而餘無親愛相周旋末由繼得常以爲恨今聞吾左右方居秘府繼兩友以成私願豈非天與之便實切喜幸其時入侍日子逐一錄上幸乞從便攷據無遺謄示則幽明隕感其何以爲報倘非左右心聲情曲往來無間何敢發此言必有以諒之宋澤之承宣或可相議共圖耶

與李天得庚戌

前湖伯事慘慘不忍言春間登對果陳所懷而不唯未蒙採納衆怒因此而大激今至於此者皆我之故慚愧欲死從古以來乘機逞憾鍛鍊成獄上激 君心下杜人口蔓及株連一網打盡者固有其時而不料生逢 聖明親見此境界以此日夕痛惋不知此後終將稅駕於何地憂憤亡極

答趙禹瑞龜錫○戊戌

一念瞻望靡日敢忘料外承拜遠問風誼之篤實出尋常不知庸陋何以得此於高明爲之感愧難勝仍想比來尊彩歡增福論思清暇尤慰遠懷僕平生窮命觸地抵釁上辱師門旁索諸友愧不可言醜疏兒猶雖有餘手足亦盡露大明方中禹鼎畢燭想無所憂近聞 王候遠豫其已平復英甫令公不識能至否乎凡百不堪懸慮千萬只祝消長之際倍加珍嗇以副士友之望

答趙禹瑞壬寅

自聞令監授湖節瞻依之懷日夕悠悠曾是不料伏承崇使惠問備悉多少情教既悲且慰無以爲喻大府台爺暮境遭此慘喪至臨殯次其何以堪令之遠

離又當此際益何以爲情愴念實非尋常公私恩義
既有其分千萬理遣專精　王事區區之望也似聞
湖事實多鼯鼠盤錯利器游刃必恢亦不足多憂而
令於此路其宜謹勉視他有倍更加珍毖以益大家
聲以慰一方士民之望豈勝幸甚

與趙禹瑞癸卯

秋意乍動伏惟令旬履起處佳勝瞻傃悠悠就控金
榘兄弟家有破舊論語一帙卽沙溪老先生與我先
君受業於龜峯先生時共看之書也父師手澤宛然
每撫玩愴感也榘也親自持進欲請後褙而精粧之
以爲兩家傳示後嗣之寶幸採榘言曲施之如何

答金尚書佐明　庚戌

遠圻之外委遣褊裨辱賜手札所以撫存誨諭極非
尋常感荷德意何以爲報仍想秋盡台廊廟起居神
相佳福益用欣慰下情不任區區也浚吉所遭奇柱
今昔所罕雖關時運實係私厄日月高懸　恩波汪
濊其欲承命進詣扣謝而退情豈窮已而驚魂未定
蹤跡鼯鼠有不敢搪突於脩門者再疏之後不得不
徑歸無由奉對抒此多少北望瞻悵而已但祈台若
序加毖以副中外之望

與李子修 正英

伏承令手札且受題惠篇目圭璧在案燦爛照眼羣愁病憂頓覺消釋其何感幸如之但從此不得不續有煩控深恐酬應爲勞餘竢面謝

與李君美 慶徵 己卯

前秋一札遠墮於窮山抱病之際因想南州負笈之風慰浣之衷殆難以言語形容重以未及拚敘無便修覆爲歉時對李孝子未嘗不娓娓也不料玆者專价遠訊寄意鄭重良有感於心聲往來之義況審歲改新休滋至福履俱綏令人慰喜不翅若孤寒門也僕齒漸加病漸深學漸退撫念身世寧不愴慨每念兄修塗遐駕執長策以臨之他日所就有不可量吾儕今日更無所事惟有此事尚屬自己荀卿子所謂千秋必反道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數句語真可以泣鬼神而如僕病不可爲矣其有望於賢者不淺淺必有以副此意相分濟耳

與李君美 庚辰

前秋遠訪實出千萬料外所以開慰亂後懷思有不可以言語容喻第恨半餉晤未足以抒我積鬱耳即此歲暮窮陰海嶠諸況佳安否戀念一倍弟病在心

髓差可無期惟欲靜還造化舊物外此無餘念近聞
西音極不佳未卜秋駕之所深羨兄見幾先舉蟬蛻
於物外欲往從之何可得耶千萬只祝勉究大業毋
以世亂而沮吾所當爲者

答李君美兼示錫爾 慶億 乙巳

終南漸遠客懷轉惡佘書忽墮辭旨懇到慰浣之極
涕淚自零承之此行豈是所願唯不能至誠感動裨
益世道孤負 聖恩萬死難贖耳奈何奈何前後
聖諭不翅十行已極感泣而遣醫護疾給馬送行尤
是曠世異數初欲陳章辭免而旋念此是 聖上愍
憐病臣特施仁恩之至意且念平昔情義相孚之
聖教遂不敢辭矣昨宿隋城與公瑞對話今向振威
臨發忽忽不及各謝

與李錫爾 戊戌

卽此新春遠惟令旬屢起居超勝弟尚此未歸狼狽
多端日夕憂悶然不出近日當與兄游從於湖山棠
棃之間聊以爲企文公記譜通編想已刊畢切望急
速先印一件寄來如何進講時甚要故也非私請耳

與李錫爾 戊戌

昨覆照否伏見所示朝報奉恩寺 列聖位版已從

小臣之說禮部郎往埋之矣吾　王闢異從正之盛舉超出前古區區喜幸有不可勝言者其時大臣收議他寺有此者請一體處之蒙允矣此道內亦或有此則左右之責也未知已思否

政疵之問自我居此地歷幾方伯而今始見之益知兄賢於人遠矣良喜良喜從此敢不隨聞奉規

與李錫爾

伏問近來侍奉起居佳勝否槩聞昨日榻前所稟定諸事無非　新化盛德之舉爲之歆聳無涯豈不爲祈天永命之一大助耶第勿勳府免稅之弊不異於諸宮家故再昨僕力陳以爲徐必遠所謂逆賊之出勳府之幸云者語雖不雅其實則然亦須定限俾無過濫矣未知昨遂不及議此耶如未也須趁此際陳啓并與宮家事一體議處如何宮府不宜異體鄙言亦有深慮矣幸諒處之

答李錫爾　壬子

病懶書疏曾未能討便奉候如其一念憧憧何嘗少選弛也便中承拜台本月初二日書仰審多少情教欣慰如對無以爲喻第聞台體欠安久未復常爲之奉慮亾已僕自三月初咳喘益急呼吸益促食廢氣

頓奄奄若垂盡之狀近又上下體浮氣大作凶兆至此其能久於世耶强疾草疏欲一暴所懷而死矣不料 天心不諒風浪大作慚惶震灼覓死無路最是 王候彌留之中又復激惱增傷其爲憂悶曷可勝言自念盖棺匪遠一盖之後萬事浮雲吾亦何知焉都付造物者爾

答李長卿 殷相

伏聞有一家喪禍爲之驚歎外親雖無出入降而亦無二統故爲人後則相降緦不降之說禮經之所本無者但出於俗傳云詳載於喪禮備要及疑禮問解等書幸詳考之

答安栗甫 縝 丙午

承邀徵興學風草易偃爲之感歎亾已南樓二大字忩拙寫呈良愧良愧記語尤台必奉副矣 安時爲東萊府使

答金伯玉 始振

情書忽墮如得對晤大慰病裏懷書中情語固已默會略有放不下底意思要就寬居上用功區區相愛之望也

答金伯玉 乙巳

相對雖頻脉脉而罷別來悵戀方深書至稍慰此情

王候漸向蘇健自隋城一日而還宮纔還宮而今夜時兩大霈天心大可見歡慶豈可以筆札形說儻守分歸盡素心然也不料疏入半夜　特下手敎史官太醫連宵馳至　辭旨之懇實非尋常人臣分義何敢不感動雯調今日明將承命向北矣此行多少憂悶令可想之

答金仲玉　益振

將行既有書已返又寄問良荷盛意出於尋常儻一味沉痼苦無佳緒校書事何必汲汲須與黃生從容精校爲望

答李野叟　壎　庚子

懸念正苦情書忽及就想新年尊政慶諸況增福瞻慰不可言儻百感百憂百病與時俱新憐悶奈何萬萬只祝尊對時益愛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豈非君子晚年進德之功乎想左右德與政俱然也

答權正叔　格

料外承拜情問就想旱潦庚熱外除之餘仕履起居神相佳福欣慰之至實非尋常儻衰病積敗真元漸盡難望雯起爲人奈何時事日入艱虞憂悶豈間遠適所恃諸賢在朝或可維持得一分雯願益加

勉勵以副士友之望

答李幼能 端相 ○戊戌

馳書遠問情眷藹然感愧不可言僕之此行初間妄意只欲省掃先塋處靜調息或欲陳疏觀勢進退而已只緣一語妄發於 書筵之故致勤 聖敎繼而左右做出駭異之擧惹起多少紛鬧多少浮議人間事良可笑 聖批曲折不翅多端而旨意所涵亦可想見於辭外一味惶感罔知所爲既不敢爲徑歸打垂之擧則再疏之陳實涉文具掃墳後入來五字元無所難而猶不免趑趄蓋心驚奄忽徵士長羨高卧諸人也不知何以敎我 時趙公 克善 承召入京死於旅邸

答李幼能

禁地周旋至今餘芬襲人南郊攀別又豈堪夢想耿耿玆承本月朔日書滿紙縷縷情誼藹然三復以還感涕自零仍想別後論思清暇體履佳勝欣慰之至僕不可勝喻僕日者一番晉謝自謂能事畢矣既退之後 聖眷愈隆靜念前後受恩實無報答之路其欲黽勉夏進豈無是心只見情勢百端衰病日甚悶迫惶蹙不知所爲且聞 世子疏又上詆及先師痛駁不可言此是百世不易之公論而渠敢公肆誣罔世道

至此豈不寒心青湖令兄起居健否頃拜覆書良慰
別詩何不寫寄長卿學士亦有債并用顒俟

答李幼能 己亥

積有瞻戀既近而違者亦再耿耿尤切情書忽墮辭
意珍重玩而復之不堪荷慰朝因伯台聞所患不大
段尤喜尤喜尊視僕豈堪大司馬者知臣莫如君常
以為確論今乃大失所圖緬想循墻者不是打垂法
門恍惚不知攸處耳

答李幼能

罔極之外夫復何言承示益用悲慟服制誠如所教
而然既有一代定制未及變通之前恐不敢人自擅
改也鄙意別制斬衰恐違朝令用白團領則似不妨
如何如何

答李幼能

再書尤慰既謂之白衣則白直領白團領皆可通用
唯在量處帶則用白布新造似宜吏判之意同然耳

答李幼能

所示恐似得之已丑僕以前銜初用白衣白笠之制
其後除職只用白帽白團領此果未安慎獨齋亦嘗
有言而無如國制何耳

答李幼能庚子

宋翰歸後所聞只如所示餘外不得細聞可欝退高諸說來教得之鄙意正如斯耳諸臣服制不但衣不變帶亦不變誠不可曉然未暇議及於此左右所服則尤無可變之節如何如何

答李幼能

事至於此不知天耶人耶歸來咄咄嗟慨心不敢忘時安也然此豈爲私計地也前後情書續隊至此際披來欣寫筆札難盡僕行不孚人福過而灾顛躓至此無足深怪唯其受國厚恩消埃無報他年地下不知將何以拜我　先王練事奄過遠外行禮尤不能爲懷又未知日後更有何等光景先賢所謂都付之命亦覺省事者正爲今日道也奈何奈何

答李幼能

今日之事無多譚日月高懸纖翳莫滓此外復何憂焉使我如有麤拳大踢初不必退今不須不進而無如無一猷爲有百疾病何日夕耿耿誠不知置身之所延老之悤久愈慟愴不能已忠孝朴茂世豈復有斯人耶（延老謂李相公時白）

答李幼能

論尹之示甚穩甚當儻意正如此然只可置之一邊
勿復舉論惟為我所當為者使元氣益壯外邪自消
為宜也權論畢竟少過稱量早晚或可面討也向對
尤台尤說尹於向來若上無某相中無吉甫大受輩
下無某某輩必不至此其言亦甚有理然自伯台與
洪曹諸人論之必數吾兩人於其間極好笑朴生世
采吾無一日之雅而素知其非常士也不知今於尹
以為如何如能拔出甚幸而恐未易也為慮

答李幼能辛丑

日者之會依幸迨切書來慰荷第聞有微恙為之奉
慮尤台自以負犯偏重引咎過深決意退去而謂我
被斥為輕白　上勸留此豈實事然耶在我道理決
不可委重於彼而自占其輕雖欲留在難矣願諸兄
諒此意如何

答李幼能

終南漸近憂思愈長謂於江上即拚青眼少抒此懷
而亦未果耿耿方深情書忽墮滿紙縷縷玩而復之
足替一面世間萬事真無所不有少日誦此猶不識
為何等語及此暮境閱盡酸甜始驗其言之真不誣
令人嗟自長吁差晚擬詣闕謝命豈無相奉之便

與李幼能癸卯

近日中外交象何忍聞何忍說此實時運所關豈人力所可容耶居常嗟咄深憂永歎直欲遄死無聰而亦不能得奈何奈何南姓人疏實是世變之大者而上之所處分殊慰人意嶺疏繼出又創新說痛惋不勝言渠輩伺隙之心不翅躑躅之字而已不知此後秕駕於何地一付之蒼蒼亦覺省事不至傷人心氣耳延平從祀乃朱子之所已定已行者而猶不能得請他尚何言

答李幼能

蒙示疏本三復以還不勝歎歎今日廟制誠可謂進退無據吾不知何以則稍近於古也疏意實欲稍從近古之制而亦不能無疑處而對討不易文字往復非也疏中殊有不能無疑處而對討不易文字往復又覺無興姑未暇也大槩漢唐宋明處置祧主必有其制文獻等書無所考耶更加詳考如有所得乞卽相示破鬱如何今日天時人事一至於此仰屋長吁尚復何言上天孔仁所恃者只此而已痛苦痛苦洪疏不舉鄙名實有皇甫規之羞世間事可笑之甚

答李幼能

別紙所示反復詳盡無復餘蘊披豁不容喻其間曲折今古不同者只如斯而已曾在洛下屢聞市南之論　永寧正殿添建數架　恭靖大王以下一體奉安爲宜云僕亦耳熟於此論不及詳思曲折前日獻議時雖以既非古制則隨宜以處皆無不可之意爲獻而實則以市令之論爲無妨也承此前後所示一分近古無亦此善於彼耶然亦不敢斷定也不知曾與市令商量否太公以上五廟其後如何處之僕之所疑每在於此然曾見某書有漢高父太上皇之主

答李幼能

尚使至承拜累紙情教披復百回悅如對晤第見前後所示俱有將攝失宜之悔無乃不克剛制有馮婦之歎耶抑有他由耶曾聞左右止酒甚勇常所歆歎雖以程夫子尚有喜獵之心況在末學何可不十分加勉耶只望益篤用工以副相愛之情僕暑暍所傷憊敗益甚重以兒少疾憂種種苦無好緒已矣此生如斯而止耳奈何奈何伏聞　王侯未豫似非尋常憂煎之心曷勝言喻　廟制事前後勤教良荷不鄙略以鄙意具於別紙後便幸更回教如何

埋藏之說無乃古制自如此耶宋　明既皆立四祖廟正如我　朝永寧之制其後祧主藏於何所此僕所欲考知而鄉無書冊未由也須更詳考有得則示及破欝如何今日之所依遵似在於此唐以上則必不立四祖廟恐皆埋藏耳所設三難鄙意每亦如此誠可慨然諸侯無二宗宗宋曰世室見本注卽古禮與朱子說甚明而盛疏中有祖功宗德不在五廟數中之語此僕之所欲奉請而未及也所引橫渠說亦似未然如何諸侯之廟古制雖如此我國之冒擬中華者多何必獨拘拘於此都宮之制雖不可復而如以　穆祖爲太廟第一室其下　祧位並藏於其夾室一如朱子說大祫之時　廟制狹隘難容則依　明朝所行用幄殿分昭穆並享羣祧之主於一處猶有近古之意而只以元非諸侯之禮而　穆廟已祧今請還奉似涉張皇趑趄不敢立說如何如何尤台則曾以此獻議而但常謂諸侯亦當有世室此吾所未解也朱子常以僖祖爲不可祧其所謂有廟無乃定爲不遷之室之謂耶亦不敢知爾聞朴洗馬論禮精博常所歎歎不知於此其見如何

答李幼能

我朝 穆祖視周后稷爲太廟第一室而不遷則百事誠皆順便第果如此則 太祖亦當爲世室律之以古禮諸侯無二宗之文則果如何我國僻在海外其視古之異姓諸侯九似有間其冒用天子之制亦非不多不必獨於此拘拘而若其立論示後則雖未得行於一時亦必無違於古制可範於他日然後爲無弊也此事思之至此不免窒礙常所疑晦未敢質言處也許敬宗埋藏不愜之說並論天子諸侯耶抑只論天子之制耶示教宋寧宗紹興五年別建四祖廟厥後祧主祔於四祖廟夾室乎祔於太廟夾室乎此無所考否 明制既以德祖視周后稷而不祧楊守陳之疏不見施行則未知其後更無所變否果爾爲不然鄭寒岡甚以爲是云可訝

與李幼能甲辰

曾聞清陰老先生於石室實無一畝地可餬口者而暇卽出往休官久留豈不以在京謝事其勢有未易耶

答李幼能

歲前一札傳自白門最是說夢一款未死孤臣豈堪

哀淚之沾襟也厥後歲換瞻戀尤切料外屍便承在
隋城書前後情言有足感動人者藏之篋笥時出而
展讀之亦稍慰我窮寂之懷也想惟卽今旻入脩門
以慰士友僉望雖與左右宿心相違豈無所益於世
道聊以爲慰僕衰病日劇又自月初添得感傷證勢
不輕最以咳喘晝夜作苦方此委頓孱生可憐李子
輝少友盛壯强剛一病兩日遽爾夭折如僕老病支
離至此脩短之理孰主張是可怙之甚昨得禮判書
市令之病已不可爲云聞來驚愕良圖不料吾儕厄
禍一至於是也亦復奈何論禮別紙讀來敬服項目

南學士亦以所投左右者見示而置在山居竢病少
間當入山參檢兩家所論以爲回稟之地然旣非堂
上之人何辨其訟之曲直耶

答李幼能乙巳

今朝涼雨盥手靜坐披讀寄示別紙三復以還不覺
望洋之歎歎玩之極實不知所以爲喻也僕幼少雖
嘗從事於諸老先生而材質昏庸志趣卑陋未嘗有
窺高望遠之意先師所誨又常以爲朱夫子行而後
言至於庸學其用力尤深且密實非後來假竊形似
歙弄筆舌者之所敢彷像其萬一 明朝諸儒每有

壓倒之意誠是不知量者云故雖知大學章句多有異說而未暇較捻彼此以究其歸趣晦齋先生亦嘗著說暗合於　明儒雖似奇異而退栗兩先生所論自可爲準亦不曾寓目以亂心志矣今承示喻茫然不能爲說兩先生論晦說處亦有逕庭不知其何故豈晦齋所論自有初晚之異故耶未可詳也至於類聚諸圖乍聞已覺其精詳尤不勝歆艷之至顧此神昏眼暗雖得閱覽難望其考校往復以裨其萬一況未及見而先有所論說耶格致圖說上下冊與他諸圖說切乞一併投示以揩病目如何僕既知厚意所存豈敢煩瀆他眼以招人議可勿疑也璣衡之制僕所未詳頃入泮中果有其器云是宋以韻所造雖甚奇絕而激水旋璣之法未具焉殊可疑也安得崔學士對披本文相與較訂也

答李幼能

貴冊愛玩不能釋手其所裒聚亦甚勤矣其間有退栗兩先生說在焉後學取舍固有所在而亦恐惟務俱收並蓄不示取舍之義則人情喜異好新不瑕後人趨尚或不免有誤耶殊欲下一語於下方而文字不長且汰哉有所不敢耳

答李幼能

示紙不遑披閱當竢暇時回稟也朋友講論自是常事何用慎密至此恐亦左右畏約過甚處也

答李幼能

合眼孤坐意緒索然情書忽墮滿紙縷縷驚慰之餘一笑一歎盖其上一歎則揄揚太過下一歎則卑薄已甚固知平物我合內外非易易事而亦何故至於是耶僕精神昏矇與左揆酬酢全然未記第我方求退而爲人圖進雖是先公之義而無乃不恕之甚耶仍念尊與僕俱是世祿之臣而然其分義之輕重淺深自有在矣尊每思退而每有援我之意其不恕亦無乃甚耶畢竟同其退不同其進爲第一義耶只當觀我生觀其生而已

與李幼能

數日前得行相見禮於 元子昨日入侍又命 元子出坐仰瞻 玉質奇哉奇哉天之佑我 宗社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喜賀之心不可以言語文字形之也 上以賤臣纔過相見未及開講不宜遽去茲以遲留欲數番侍講然後去耳

答李幼能

旅瑣愁鬱之中一念常憧憧於左右矣情書續至縷縷珍重忻慰之至實非尋常第左右既決去若鳧而每勉我使留其於人已一視之義則恐未也兩次侍講於　元子聲音清琅筆畫飛動喜慶之忱不可以筆札名言也顧此衰朽垂盡寒節歸調必不可已今將叟申前請不知指揮如何也踧踖罙切方草跡手忙倩草

別紙示意謹悉親迎之禮已有先儒定論無用叟贅但以卽今尊家形勢言之則得一舍館於所寓之近令彼家親迎實合朱夫子之論如以此爲難則只有俗禮而已抑左右雖以入城爲難而昏時暫到城外一家相會令久台優於親迎亦恐無不可如對久台當說及盛意也

答李幼能

比間嚴寒實近歲所未有亦豈朔氣所驅耶遠惟寓次調況如何僕飾巾待盡萬念成灰且思身既退矣馬用文之語默之節自有其道而不料求言　別諭遠降於畎畝不敢不竭盡所懷語觸貴近必致閒謗深恐無益而有害日夕懍惕早晚如見其疏本鐫誨如何

慰李幼能丙午

慟哭慟哭夫復何言夫復何言誰料伯台遽至於斯耶所謂理不可推神不可特者其果然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平生托契不比尋常相離或遠或近相問或疏或數而一心常如有恃榮辱義同痛痒相關而今遽失之暮途倀倀誰與爲依慟哭慟哭客歲相逢於五六年之後見其氣貌云爲視舊多變意謂遲暮風霜之餘理應如此心雖愍然亦不深慮向於邸狀中見其辭官文字而謂是偶爾元旬洪進士得禹書來忽得凶問於千萬意慮之外驚號失聲不覺起立固知大限之窮無復可奈我輩留斯世亦復幾何行且游從於泉裏而猶不得寬中理遣吾心尚如此況左右何以爲懷坐想諸孤稚弱左右亦出遠外一家形勢多可念者尤何以自堪千萬勉抑勿以死傷生以副戶門朋儕之僉望也抱病窮鄉無由就哭臨紙但切嗄塞而已

乾柿二貼大棗一斗黃燭一雙送納於衰家非謂衰家所無也願以兩果用之於朝夕奠燭亦燃之以薦我誠而明我心幸將此意通於諸孤如何葬事已有定期否願聞之聞計卽欲送仵而適患感

傷咳喘一如前冬之證不遑於人事今始把筆作書而強病手顫不盡所欲言當竢後便也

答李幼能

日夕悲戀耿耿不能忘不料數百里之遠尚价惠札委示葬事曲折不翅詳備如得相咨於衆說反復之間感慰之至實非尋常日家之論誠所昧昧其是非吉凶有不能知而所示期日實甚便順豈不幸甚古所謂得一書爲據足矣者其謂是耶只恐他說橫生撓惑爲易須堅定勿動爲上耳昔年亡妻葬時術人言長孫生歲有拘忌使勿隨於發引亦勿臨穸時而皆不能從厥後未見毫毛所害是知術家諸說雖不能擺脫如温公所爲而亦不必專信而必從自轉動不得也

答李幼能

別紙送示尤台則其答如此此固然矣鄙意則猶以爲我國士夫形勢微與宋子事不同且踰年始葬恐違禮意而況如尊家尤非他比蓋巨室大卿葬事不可少有未盡以招人議三四兩月必不可用則預先發引於山所待吉而葬無乃於渴於僭兩無所嫌耶惟在量處前夫人葬事如示無不可若其地非地家

所深毀則不動亦何妨品字之制如金正平祖父母之葬似好須與商量也卒哭前如值節祀新墳亦既從俗設祭則於先墓都無事恐甚缺然依栗老所教而行之無乃爲穩耶三虞竢至家行之是禮也

答李幼能戊申

昨對王潤公且承情札欣慰之至實倍平昔僕尚此遲個豈爲貪恩戀寵計耶日夕憂悶第以左右之博學高識尚遯荒野而如僕衰朽欲强其所不能此豈理也既愧且歎聞有允台答問願一得看

答李幼能己酉

冠禮初加既用五采絛再加用某帶三加用學子所著革帶無乃爲穩耶當更奉討

與李幼能

前示廟議反復思之茅纏紙裏中盛論猶爲一分近古恐是此勝於彼耳恨不得與武仲雲路諸人對討之耳

與李雲舉翔○壬辰

阻問此久悵傃何堪雖因士友時得起居未足以解此鬱結卽惟陽德將昭侍歡增福僕病蟄窮山萬緣灰冷惟對一枝寒梅話此心事爾樂靜賢者頻年竄

逐非所望於 聖世奈何奈何相奉何時臨書悵惘
只祈進修日新

答李雲舉 丙申

浚吉再拜叅次悲撓之奉未展積阻之抱歸來耿耿
難忘僾中承拜手札慰荷之至無以爲喻此間病日
益甚苦無悰緒西行之計亦不免停輟方叅疏陳情
惶縮以竢耳狀草所標一一依命但齋號一款當叅
商量蓋當初只揭慎獨兩字而學者仍稱以齋則誠
如尊教而聞諸李泰之則謂池得鵬到遯院時渠奉
勸函丈書揭三字及學者慣稱之後函丈每懷不安
常歸咎於渠云果爾則因初所記恐不至大段未安
如何如何惟竢俞友叅加消詳以指教之耳

與李雲舉 壬子

前上復札想已叅覽否疏本傳自黃哀所論大段嚴
截不知畢竟將如何吾輩與彼豈有積怨深怒只是
憂愛一念耿耿不能已以至於此未蒙 天意恕諒
可寃可寃

與金元會 澄 己酉

日間不省供劇起居如何 擧動隔晨凡百耿耿卽
刻始聞再昨入診時左台以貳師差出之意陳達云

信否果爾則從初至今黽勉遲留者畢竟爲希望之歸羞愧欲死亟欲決歸夫而未詳其時說話之如何且念　聖明每以情意相孚爲教則必無是事特而不憂萬一有意外之舉則是　聖明先負賤臣然後卽去似亦未晩不知果如何相公說話與今日所處之宜幸須詳細指敎俾免狼狽實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

與金元會

伏聞擢授方面光膺　寵命朝家內外輕重之體雖未知如何而文駟雕軒奉以專道之養在令監私計得矣得矣惟願十分砥礪以副士友之望僕歸來衰病日益甚自分爲朝暮之人美台乃十年之少而別來數旬幽明遼隔浮生大夢有如是耶痛矣痛矣

與金元會

長城故梁山郡守趙英圭父子忠孝節義實甚奇特仲羽令公爲御史時採訪書啓長城士民亦有呈聞之舉而該曹慢不之省僕之一家人有爲梁山守者歸言其地父老尙有流涕說其事者其聞實與長城士民之言相符僕不勝感慨敢陳於榻前大臣禮官皆難之而自　上特許旌褒此可少慰忠魂於九原

耶第東萊本府壬辰記事中趙公事獨逸而不載其故何耶良可惜也東萊南門碑方治石刻文趙公事付諸文書一一搜送于鄙處以爲參商添入之地千萬幸甚其碑似已始役極欲速知之耳

答金元會庚戌

日昨沈注來言令所遭不比尋常令人愕然不料人心之險世道之難一至於此方欲耑走一伻以慰之而李生重卿擬將往唁姑俟其行矣盛札先隊辭氣和穩爲之感慨一倍也只祈萬加珍愛

與金元會

嘗聞松江相公謫江界日誦大學及小註白圎籬木而書之云此老暮境其勵志猶如此況如我左右年力方强豈不大鞭督大進益耶惟刮目以俟之

答元仲舉萬里○壬子

瞻戀政切不意堂后之行承拜令手札仰審比間令卯申體履神相佳福欣慰之至無以爲喻此間咳嗽喘急日加一日食飲頓減神氣漸漸其勢實非久在世者亦復奈何今此　召命實出千萬意外而辭旨隆重自是別人事元不着題於我勢將陳疏以白情

事而只恐平昔所懷不免如朱夫子所謂衝口而發者深念深念金令蒙宥可喜不知其以何爲歸耶

與南仲輝二星○辛亥

客有來言民間相傳令監曾到鄙家飲盡七壺酒云虛妄絕可笑世間浮言自如是然可想人於執事以酒爲言矣切望每於剛制字用功使此等說自底消融至佳爾

答南仲輝壬子

別紙所諭謹悉雖在常年歲食分糶稅時又分使補不足例也況今凶飢罔極閭里道路死者漸多此何等時而分糶則不一爲之新舊徭役則處處徵督怨苦徹天氣象愁慘訛妖之日興民心之思亂職由於此而其怨則都歸於令監頃與沃川守相對爲之憂悶已涯方欲作書相稟而無便未果矣諸守令則固有失矣令監亦何不察此情勢快許開糶少慰民望而徒拘拘於些小事體只欲守令察意觀勢而爲方便計耶竊恐令監思之太深而不得其平也似聞令監威風大振諸邑無不惴慄孰敢先倡作用謂採官長之意而少越於分付之外耶愛望詳察而善處之大槩徭役則無窮設粥則無期分糶則不爲飢死者

則日衆似此景象諒察至望

答南仲輝

孫兒納拜於床下歸傳令手札欣慰之至已不容喻況此冬栢小盆病裏撫翫驚喜實非尋常且吟非汝之爲美美人之貽一句不能已已也受台果已下來想其遠離兄弟獨寓窮峽豈是所願必其中有不得已者念來令人意緒不佳也寄示朝報覽還

與李惠仲敏迪○丁未

旱災此酷公私之憂豈勝言辰下伏惟令旬履佳福燕歧鳳巖院新刱承額之地而孱弊已甚如過今夏多有壞毀難支之處諸生輩將欲控訴於節下而必使鄙拙爲先容此等事告之無所愧施之亦必不落莫兼候起居

與李季周 端夏○丙午

屢玆新正遠惟尊公私諸況益膺純嘏區區瞻賀不容言喻向來 王候微恙今已快安 講筵復開而元子講學日新不輟否遠外不得頻聞只日夕耿耿已前臘廿三書數日前始得承拜滿紙情悃令人感動甚慰窮山愁絕之懷耳此間平生孱疾遽到周甲殊非始望所及而撫念身世亦將止於斯而已喟

然愴感百端在中奈何奈何變異不止艱虞日棘一念憂懼豈敢以在遠而有間承堂劄將上不知出於誰手有何論議切願得見而無由矣泰之九二豈不是今日要藥最是本源之地不立羣心從而懈惰萬事由是隳廢此實切急之憂如得神祇協佑上下大小皆用馮河之勇奮迅振發圖濟艱危則國事尚可爲新年大祝惟在於斯爾北方貿貿其來有素幸賴左右與閔伯開導諄懇幾至不變世道之幸曷勝云喻未由奉討臨紙悽悵只祈益加珍勉以副相愛

答李季周

前書未復後札繼至縷縷盈紙悉出情悃莊誦以還感荷倍至　兩殿動駕遠地臨浴之後　體氣安豫臣民喜慶孰大於是僕疾病之外遭此罔極變怪信乎人間事無不有者肉骨之恩曠世之數感泣惶惕然亦豈一人私幸而已也惟是難進之義叅前倚衡纔上小疏略暴危悃不知指揮更如何凡百幸望指教之俾得成就一箇是字也北儒千里負笈雖其興起有由而令人爲之感歎方隨尤台在深山云耳

答李季周　庚戌

所示禮疑不敢知但聞舅妻之服家禮雖無而開元

禮及國制皆有之故好禮之家亦或服之第禮家有
雖外親無二統之說舅若出繼則似不可服且族曾
祖母服出繼則亦似無矣

答李周辛亥

瞻係悠悠日夕耿耿不意安堂后至承拜手札欣慰
不容喻況聞新膺 寵擢栢悅之情亦豈獨爲私也
今年是何運氣而殺盡多少好人平生故舊如趙仲
初輩遠爾先我而逝撫念身世轉覺凉踽中宵只自
涕隕而已卽今飢孚之勢倍於已往 聖明在上而
天時人事一至此極誠是怪事亢台此時當大任將
何以爲報效地可念前寄詩章藏之篋笥時出而展
讀之卽故人顏面也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五